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147

門 □ 12
號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三

南菁書院

求古錄禮說十一

臨海金鶚誠齋著

天子食三老五更考

古者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其禮今亡然猶可考見其略也三老五更說者不一白虎通云三老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既以父事之一而已不宜有三應劭漢官儀云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

明治 月 年 購求

者也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云更當爲叟字誤也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三老三人五叟五人案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爲三人則三老爲三人可知五更爲五人亦可知矣鄉飲酒義云立三賓以象三光則三老以三人象三辰可知五更以五人象五星亦可知矣古聖王制度多取法於天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光五等以法五行三老五更亦猶是也五星卽五行之精謂象五星可謂法五行亦可其義一也自周以前皆五官詳五官考朝有三公五官故學有三老五更也若老更各止一人則不足以象三辰五星而與三公五官亦不稱矣汪瑟庵師云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此三老切證秦代以三老主教化則止一人矣謹案此說甚確鄉之三老以三公之在位者爲之學之三老以三公之致仕者爲之五更蓋以五卿之致仕者爲之其事相類鄉之三老爲三人天子六鄉二鄉一人六鄉則三人也則學之三老亦必三人無疑也漢時鄉之三老止一人秦漢職卑而亦主教化縣有三老鄉亦有此三老故學之三老亦止一人其事亦相類蓋古者公卿皆賢故但擇其年高者以爲三老五更雖八人不慮其不足後世公卿不必皆賢故但擇齒德俱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本一人而名以三五者存其舊而不敢廢非有取象之義也儒者以漢之制爲古之制而三五之說多鑿矣三老爲年老之稱則五更亦當爲老蔡氏以更爲叟是也若作更字則與老字不類且名之爲更殊無意義諸家更事更代改更

等說皆曲爲附會者也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妄其誤正與此同蔡說不爲無據矣九經古義曾引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師先聖有司卒此爲證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注云視學於上庠養老於東序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孔疏云天子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明日養老本鄭說見大合樂必遂養老注此說非也祭義樂記皆云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云天子視學卽大學也祭先師先聖與釋奠先老設老更席位文氣緊相承接又無出入之文是知視學養老同在一處同在一日甚明其云東序者大學之東學也臆氏鏞謂東序卽大學之東室非別一學此說誤周人立四代之學東序在東瞽宗在西上庠在北成均在南當代辟雍居中凡五學總謂之大學在明堂中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詳學王制所謂大學在郊也此經又云學干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可見東序與上庠同在一處皆當在郊而不在國鄭謂周小學在郊大學在國又以虞庠爲卽上庠詳學制考故此注云既視學於上庠乃入而之東序養老殊不思天子視學必是大學豈有不於大學而於小學邪虞庠在國之四郊亦是大學非小學詳學制考祭先聖先師又豈得在小學中邪虞庠上庠其名不同其地又異安得混而爲一邪三老席于牖前南面五更席于西階上東面鄭注所謂三老如鄉飲酒之賓五更如介也羣老如衆賓位以南面爲最尊故賓位南面況天子事三老五更以父師道尤宜居南面之位而漢明帝養三老五更於

辟雍三老李郎東面五更桓榮南面非禮也魏與北魏北周皆
面乃與三老南面五更東
禮合祭義樂記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據此是養三
老五更用食禮言酳不言獻其爲食禮明矣王制云凡養老有
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謂
周或用饗燕或用食也燕禮爲輕王者尊事老更故不用燕禮
饗禮爲隆然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非孝養之
義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當修其孝養故不用饗禮則用食
禮爲宜食禮不獻酒公食大夫禮可考此經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醴是酒之初釀其味甚甘者與祭
祀五齊相似五齊尊于三酒士冠禮禮子以醴不醴則醮用酒亦可知醴貴于酒此用醴

不用酒亦所以尊之也醴用以酳非用以獻鄭注云退修之謂
既逆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是燕饗之禮非食禮也修之
以孝養卽所謂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非獻酒也經又
云反登歌淸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反者謂天子袒割執醬饋
畢酳于食畢當在登歌下管之後反其初位也主人位于阼階上西面此天子
父事三老不敢用賓主禮當位于阼階上北面也鄭注云反謂
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孔疏云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
升就席至旅酬之時談說善道此全用燕禮鄉飲酒禮爲解失
之遠矣夫三老五更王者所尊事豈有立于階下之理且經文
反字承修之以孝養之下明是天子反非老更反也食禮本無

獻酢與酬天子尊事老更不用賓主禮尤無獻酢與酬可知又安得有旅酬乎經又云有司告以樂闋此謂合樂闋也天子樂有四節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卒合樂天子享諸侯及祭祀宗廟皆金奏肆夏升歌清廟下管象合樂文王此經言發詠在升歌之前卽金奏肆夏也肆夏亦有辭故云發詠或謂有聲無辭者非也詳古樂次第等差考合德音之致卽合樂也皆本鄭注合樂在後則樂闋指合樂明矣燕禮有無算爵故有無算樂此用食禮不得有無算樂也食禮周官本有樂此篇尤其明證祭義謂食嘗無樂非也但無無算樂耳鄭注云此所告者謂無算樂抑又誤矣羣老亦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甚明大戴禮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卽三老五更羣老天子不親饋當使宰夫饋之此五更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爲庶老非也食三老五更之禮此禮之大者與常時養老不同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是常時養老用元衣不用冕服祭義樂記皆謂天子食老更冕而總干是用冕服矣周官司服云王饗射鷩冕此食老更尊之與大饗略同故亦冕服隆於常時養老五禮通考謂每歲仲春季春仲秋天子皆視學養三老五更及羣老非也養三老五更或在視學時或不在視學時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禘祭在孟夏則視學不在春而大戴禮言春秋執醬而饋則春時亦有食老更之禮此不在視學時也古者大學四時釋奠但祭先師惟始立學及天子視學則兼祭先聖是知視學非常禮或一年一行或閒年一行大抵閒年爲多蓋視學必有考校之事視者觀察之意

學記謂中年考校是視學閒年一行也視學兼養老更冬夏無養老禮則視學多在秋時老更用食禮食養陰氣於秋較宜也王制言天子爲不率教者視學此無常時不必閒歲亦不必在秋然非常禮也此視學有考校事雖無常時亦當自夏以後月令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往視此固每歲行之然視樂非視學也通而言之亦可言視學然非正視學也視學非比年則養老更亦非必比年行矣況一年三舉乎雖不視學時亦有行之者然既與春秋養老別行要不過一年一舉耳大戴禮春秋親饋謂養老更或春或秋非謂每歲春秋皆行之也此經又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在季春養老乃常禮非養三老五更也鄭謂養老更在大合樂時抑亦誤矣此經末有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於東序之文蓋諸侯朝會適當秋時天子特行此禮以教諸侯之弟也與

合樂三終解

鄉飲酒禮合樂三終說者不一賈公彥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孔沖遠謂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萬充宗謂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竝奏也案歌笙異詩有似閒歌何謂合樂且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蘩卷耳與采蘋文詞多寡不同音節長短自異何以合之乎此孔之謬也古者歌詩入樂皆一定不易況合樂爲正鄉射注云不略合樂者周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反可移易乎明日息司正鄉樂唯欲以其禮輕也於此著鄉樂唯欲之文則前此合樂必不惟其所用可知矣此萬之謬也

賈說得之然六詩當爲六終何謂三終其義尙未詳也竊謂鄉飲酒燕禮樂皆有四節一升歌二笙入三閒歌四合樂升歌笙入樂章皆三篇閒歌合樂樂章皆六篇昭其稱也且四節以合樂爲盛閒歌既用六篇豈合樂反止用三篇乎又周南爲王化所始召南爲王化所及二者竝重不可偏用故竝用六詩也二南本分不可交錯而歌亦不可連二詩爲一終故二南各三終共爲六終也然雖有六終卻止作三終論與閒歌三終正自一例閒歌併歌笙爲一終合樂併周南召南爲一終故六終亦可謂三終也閒歌六篇亦本六終賈疏云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是爲六終明矣世儒多疑合樂六終不得爲三終何獨不疑閒歌乎知閒歌六終之爲三終而合樂可無疑矣蓋三終者樂之例也樂與禮相準三揖三讓禮必以三爲節故樂亦必以三終爲節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亦必皆三終此其例也故雖有六終必併作三終稱之焉若夫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金奏肆夏三終升歌淸廟三終下管象三終合樂文王大明緜三終皆三篇爲三終以無閒歌六篇故合樂止當用三篇詳古樂節次等差考且大雅小雅頌卑不同又未可竝用也古人歌詩入樂風雅頌皆止用首三篇所謂四始也大雅卑於頌一等小雅又卑於大雅一等二南又卑於小雅一等大夫士升歌小雅合樂二南天子諸侯升歌須則合樂宜大雅不宜併用小雅此合樂止用文王之三也二南皆鄉樂正大夫士所宜歌故竝用之燕禮諸侯燕大夫士故卽用大夫士之樂其合樂亦竝用二南也

薦考

薦者倣乎祭禮而爲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 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薦無牲故謂之稷饋 祭有牲薦則無牲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薦祭有樂薦則無樂此其異也薦有三一曰天子諸侯之薦一曰庶人之薦天子諸侯之薦有二一曰薦新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當作獻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孟夏以豌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嘗穀穀者粱也粱亦曰禾說文禾嘉穀也熟于仲秋孟秋可先嘗也經傳凡言禾言穀言粟多指粱而言程易田考之詳矣鄭注以爲黍稷之屬方氏慤指稷言皆非 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先薦寢廟凡薦新皆必物之新熟者又必以穀爲主 此穀字泛言 此一定之理也鄭注仲夏以雛嘗黍云此嘗雛也案以雛嘗黍文法與以豌嘗麥以犬嘗麻嘗稻一例明是嘗黍非嘗雛也經本言嘗黍而以爲嘗雛可乎如鄭說當言以黍嘗雛 雛蓋雞也見呂氏春秋雞豈必薦於仲夏乎鄭誤以下文嘗穀爲黍稷謂黍熟於孟秋故不以此爲嘗黍耳孔疏云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夫舊黍何得謂嘗新乎其謬甚矣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 黍多熟于孟秋其最早者或仲夏已熟歟此說得之 先薦寢廟注疏以爲薦於廟後之寢先儒皆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不知主者神之所依也主藏於廟則薦新亦必於廟安得薦於無主之寢乎陳氏禮書從其說又謂月令薦羞出寢於陵則月令寢廟不皆廟後之寢也案陵寢之制始於漢初秦時恐未必有此且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國語

非秦書何亦云寢廟乎竊謂古者廟與寢同制廟後又有寢故
廟亦曰寢廟寢廟卽廟也宮本與廟別詩云雍雍在宮肅肅在
廟宮爲路寢廟爲宗廟
也而喪服傳有築宮廟之文繼父同
居傳是廟亦曰宮廟寢廟猶宮
廟也經文雖言寢廟其實止是薦於廟非薦於廟後之寢也薦
本無牲而天子薦新用羔豚犬似亦有牲矣然天子祭以太牢
牛羊豕三牲具備而薦新僅用一牲且羔異于羊豚異于豕犬
非宗廟正祭所用則亦可謂無牲也雛與魚不必言矣諸侯薦
新當與天子略同大夫士亦有薦新其禮當降殺於天子諸侯
蓋止用雞魚等物未必有犬豚矣一曰朔薦祭法國語言天子
諸侯有月祭夫祭不欲數月祭不亦數乎竊謂月朔之禮薦也
非祭也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不知薦新隨物熟之時不必
月月薦之也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
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此以月祭爲薦得之矣而云但薦
四親而不及二祧則猶沿祭法之誤也祭法一書多不可信其
云二祧不月祭於義未安時祭既同則月朔亦必同矣喪禮於
寢朔奠與薦新同士喪禮檀弓皆云薦新如朔奠則吉禮於廟朔薦亦宜與薦
新略同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告朔也朝
廟卽朔薦也鄭氏以朝廟爲朝享非也朝廟禮小猶者可以已之辭是告朔
重於朝廟天子告朔以特牛本鄭氏說朔薦當以特羔諸侯告朔以
特羊朔薦當以特豚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
必有餘大牢爲天子諸侯祭禮則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
知且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百官助祭也孔疏謂羔豚爲無地

大夫之祭失之陸農師曾辨之五禮通考云大夫祭用少牢謂羊豕此云羔豚乃羊豕之小者耳不知大夫祭用羔豚是儉不中禮晏子所以爲隘也此經言羔豚而祭乃合于禮者通考說亦非薦本非祭而此云祭者散文通也中庸云薦其時食是時祭亦通言薦故月薦亦通言祭也羊豕爲牲羔豚小尙未成牲所謂無牲而祭爲薦也告朔百官皆至故有百官助祭若薦新則百官皆未必來助矣高堂隆以羔豚而祭爲薦新亦非也天子元冕告朔則朔薦亦元冕諸侯皮弁告朔則朔薦亦皮弁告朔在先聽朔次之朝廟又次之天子皆服元冕諸侯皮弁至朝乃易朝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師蜡祭亦皮弁是皮弁亦祭服也不服冕者朔薦禮輕不得逾於告朔又宜別於正祭也大夫士宗廟亦宜用朔薦國語謂卿大夫舍月恐非也古人月朔皆加膳天子朔食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加于常食一

等孝子事死如事生則大夫士月朔豈可無薦乎但降殺于諸侯不得薦以特豚蓋陳其籩豆脯醢而已若夫大夫士之薦則不仕無田者也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言君子之急于仕而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可知無田謂不仕者也趙岐注孟子云惟繼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繼祿不但無圭田也或謂既仕爲大夫士者亦或有無田非也古者以田爲祿既仕未有無田者也鄭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案祭與薦對言是謂有田祭而不薦無田薦而不祭也鄭謂有田者既祭又薦明與經不合且此薦字乃四時正祭貶降而爲薦與薦新不同孟子言士無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可知此薦非薦新之薦也大夫士雖無田亦豈得不行四時之薦乎若僅行薦新則與庶人等矣祭以首時

則薦亦宜用首時若遲至仲月是不敬矣無田所以不祭者以力不能備物也若薦以首時豈亦力不能備乎庶人之薦且以首時大夫士豈反用仲月乎如以爲薦新則無定時亦不必在仲月矣何休注公羊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此說更謬天子諸侯祭而不薦大夫士有田亦然惟無田者不祭而薦祭與薦皆四未有三祭三薦再祭再薦者也若以爲薦新與朔薦則不止四三與再矣五禮通考以士四薦爲僭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殊不知祭之等殺在于犧牲器數不在于四與再也士祭以特牲三鼎雖四祭豈爲僭乎若以士祭爲僭則一祭亦不可何必四乎大夫薦以特羔士薦以特豚本注疏孟子所謂犧牲不成也薦亦有器但不如祭之具數所謂器皿不備也至于庶人之薦又與大夫士異祭法庶人無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鄭注云寢適寢也孔疏云此庶人祭於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案天子六寢諸侯四寢大夫士二寢庶人則一寢而已豈復有適寢哉庶人凡民之通稱不必爲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適寢聘禮記云士館于工商說者以爲館于外之適寢非也竊謂由士以上夫婦異寢大夫士二寢者夫婦各二寢也庶人則夫婦同寢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鄭注庶人或無妾是謂庶人有妾者有側室也側室小寢也在燕寢宥故名側室然有妾者亦不必皆有側室卽有側室者其夫婦所居之寢亦不得爲適寢蓋適寢對燕寢而名非對側室而名適寢非寢息之所而庶人之寢則寢息于此也工商亦庶人安得有適寢士館之者此庶人蓋有

側室夫婦暫居于此而以其寢爲客館也鄭謂庶人祭于適寢者殆以燕寢乃寢息之所祭先于此則褻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庶人無廟凡禮皆行之于寢何不可祭乎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四時之薦亦皆以首時韭熟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孟秋稻熟于孟冬也薦新本不必首時而庶人卽以薦新爲時祭故各以首時薦之稻之早者孟秋已熟此孟冬薦稻稻之最遲者也國語云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云庶人食菜祀以魚是庶人之薦并無羔豚之牲王制云黍以豚非也王制出于漢儒多有不可信者

喪禮飯含考

喪禮有飯含飯含非二事也以口所含謂之含以象生時之飯謂之飯一而已矣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又云飯于牖下禮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又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云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士喪禮云夏祝徹餘飯此皆言飯不言含喪大記云含一牀檀弓云徐君使容居來弔含禮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周官玉府云大喪共含玉春秋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車馬曰賵此皆言含不言飯可知飯卽含含卽飯非有二也鄭注士喪禮云士之子親含後又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又禮記言飯注言飯含是鄭亦以飯含爲一也周官玉府止言含玉而典瑞言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二字疑是衍文注疏强爲分別非也大戴禮云天

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此下疑脫一句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
春秋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皆析
飯含爲二事謬矣士喪禮言飯以米貝與檀弓合竝不言士飯
有珠今謂士飯以珠殊不可信則其餘皆不足據可知也白虎
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
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
貝此以飯含爲一得之矣然諸侯以珠不見于經士喪禮兼用
米貝而以米貝分屬大夫士者亦失之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
何口實也何休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
大夫以璧或作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此亦分
飯含爲二而以含爲珠玉飯爲稻米又與大戴禮春秋緯異後
世喪禮皆用何氏說要皆與經不合天子以珠大夫以璧又無根據謂文
家加飯以稻米則殷人飯不以米於義未安其失亦與孟堅等
矣禘記謂天子至士飯皆以貝而有等差鄭注云此蓋夏時禮
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不知禮記周時之書皆記周禮閒有言
夏殷禮者必明標夏殷字此不言夏安見爲夏禮乎然此亦鄭
之疑而未定者耳隱元年穀梁傳云貝玉曰含檀弓云飯用米
貝此皆通上下之詞竊謂天子諸侯含以玉大夫士以貝玉者物之
最貴者也故服飾器用惟天子得用玉諸侯亦閒用之大夫士不得用古者金玉曰貨貨字从貝
財字亦从貝中庸言水之不測貨財殖焉貨財指貝與珠玉之
類于闐國有玉河出玉最美是玉亦生水不徒珊瑚也則玉亦可通稱爲貝所謂天子飯
九貝諸侯七貝者實九玉七玉也經文簡省不及細別此類甚

多如周官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而曲禮云諸侯圭贊大行亦曰公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璧亦圭之類故通稱圭也周官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祭地與社皆鼓路鼓祭地用路鼓見大司樂地與社同類故通稱社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以飲與食同類故通稱食也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是貝玉同類故通稱爲貝其不以玉該貝者玉可通稱爲貝貝不可通稱爲玉也抑或天子諸侯皆有貝貝有小者曰么貝又加以玉此說亦通天子含玉見於禮記春秋皆有典據左氏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孔穎達謂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見禮記疏案孔氏謂大夫不得以玉爲含瓊瑰玉也孔言珠玉似以瓊瑰爲珠失之此說自確士喪禮疏謂大夫飯兼有珠玉非也而謂非當時實含用玉則與經不合蓋春秋大夫多僭國君之禮其以玉爲含者實有之要非先王之制也何休大夫含以璧之說殊謬禮記含者執璧有寡君之詞此諸侯含用璧也鄭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是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古寸短一寸二分得今九分六釐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米者生時所食飯含用米必不可缺蓋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米庶人亦宜貝一而已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于筐是飯用稻也疏云按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飯與沐米同則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鄭又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

沐黍與則飯亦用黍可知鬻竊以爲不然君者國君也大夫次于君士次于大夫其爲侯國之士甚明禮記一書言禮之差等所謂大夫士者皆侯國之大夫士也惟禮器言冕旒謂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特爲王朝之大夫士侯國大夫冕不得有七旒五旒士不得服冕然大夫別爲二等與他處不同自可知爲王朝之大夫而士亦從可知矣此言大夫沐稷爲侯國之大夫則豈得以士爲天子之士乎士沐粱蓋涉上文而誤當從士喪禮作沐稻夫君既沐粱士豈得與君同說者謂士賤無嫌非也經典論禮之等殺士皆與君異卽如喪大記篇所謂君斂以簟席士以葦席小斂君錦衾士縮衾君錦冒士縮冒君松椁士禫木椁此類不可枚舉士無一與君同者何獨於沐尸而同之粱字之誤明矣天子沐黍經無正文鄭以義推之亦自可從此以天子諸侯相對而別大夫士相對而別尊卑等差之例不一如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此其正也又有天子諸侯一制大夫士一制者如天子諸侯臺門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大夫士皆同士獨異者如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士二門之類也有諸侯大夫士皆同而天子獨異者如天子有四阿重屋諸侯以下皆無此制之類也有天子與諸侯異大夫與士同者如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皆三月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同而大夫與士異者如天子諸侯皆有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大夫皆一等士別爲二等者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上士二中下士一之類也有天子大夫士各一等而諸侯別爲三等者如天子冕服十二章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大夫三士一之類也有天子諸侯相對而別大夫士相對而別者此章沐尸之制是也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黍稷貴於稻粱又貴於稻本孔疏故天子沐黍飯黍諸侯沐粱飯粱黍貴而粱賤也大夫沐稷飯稷士沐稻飯稻稷貴而稻賤也祭祀以黍稷爲

粢盛黍稷之貴可知祭食必先黍黍貴於稷亦可知矣士昏禮云贊爾黍授肺脊其證也　諸侯日食粱稻大夫士日食黍稷見內則此以粱稻之味美於黍稷別是一義公食大夫禮簠黍稷皇稻粱而常食反是蓋禮食貴義不論味之美惡而常食取其養體必以味爲主也禮食尚元酒賤酒醴常食則不用元酒義亦猶是也祭祀貴黍稷而賤稻粱亦尚元酒血腥之義鬼神與人殊也既死有鬼道故飯尸所尚與祭祀略同也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由是上推大夫五貝米當十五扱中尊于左右宜實三貝左右各一貝中九扱米左右各三扱米諸侯七貝米當二十一扱中亦實三貝左右各二貝中亦九扱米左右各六扱米天子九貝米當二十七扱中實五貝左右各二貝中十五扱米左右亦各

六扱米禮又云實米惟盈此宜上下所同蓋扱數少者每扱米多扱數多者每扱米少各取其盈而已孝子之心弗忍虛必至於盈而後安盡其仁也貝與扱數必依差等而不越此乎義也貝爲天下之寶故不可必於盈米爲生人所食故不可以不盈此皆聖人制禮之精意也至于飯用米貝之義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耳不以食道此與明器同意蓋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也洪範以美食爲玉食飯用貝玉所以示美食之意鄭注云食道藝米貝美是也白虎通以含用寶物爲有益死者形體則失古人之意矣區區寶玉何能有益形體若欲使尸不壞當多用玉以斂然厚葬適遭盜賊之發掘何忍爲此古君子生必佩玉而死後去佩玉玉笄玉瑱亦

皆去之不用聖人蓋慮之深矣

周徹法名義解

徹法之說不一鄭康成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見論語注後漢書陸康云徹者通也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朱子云徹通也均也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毛西河云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徹者通貢助而言也萬充宗云周無公田以九百畝分之九夫取其什一而不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通乎夏殷也案通乎天下通乎萬世三代之法皆然不獨周之徹也孟子言農有等差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若合作均收則勤惰無分安得有等差乎大田詩明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是詩謂雖周亦助可知周之徹法亦用殷之助也詳井田考數說皆非惟以

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通乎夏殷此說似較諸說爲長而亦未爲得也汪琥庵師云貢助通用三代皆然但立名取義不同耳鸞案此說甚確比閭鄰里等制夏殷時當已有之六鄉六遂之民皆五五相聯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故用貢法又餘夫之田不得爲方里而井之制詳井田考亦宜用貢則殷不獨用助矣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也謂之貢者取以下共上之義示後世人君當恤民力卽公田所納亦謂之貢也用貢之弊非夏之貢也此當善會夏殷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然則所謂徹法何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助徹皆從八家同井起義借其力以助耕公田是謂之助通八家之

力以其治公田是謂之徹蓋公田必不可分先儒或謂以公田分之八家使之耕治不知公田百畝八家分之每家得十二畝半此半畝如何可分且田之分必以溝涂乎是則公田必八家通力以治之明矣孟子云八家同養公田同養者通共治之之謂也

古樂節次等差考

古樂節次與等差先儒未悉詳也閒考古樂上下所用其節其有六一曰金奏堂下用鐘鎛兼有鼓磬以奏九夏周官鍾師云掌金奏鄭注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又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先擊鍾次擊鼓又燕禮注肆夏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九夏爲樂之大者鐘鎛鼓磬亦皆樂器之大者故宜用之也四器並用而弟言金者以鐘鎛爲主也春牘應雅以節之笙師云春牘應雅以教械樂鄭注械樂械夏之樂牘應雅致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械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案國語論樂云革木以節之牘應雅皆木音柷敔之類皆所以節樂者也鄭謂以爲行節者禮云趨以肆夏是金奏肆夏以爲行節牘應雅以節樂卽以節行也但賓出奏陔夏惟鄉飲酒燕禮用之若兩君相見及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皆奏肆夏禮所謂趨以肆夏者兼出入言也笙師所掌又天子之樂也然則械樂非止陔夏疑九夏通名爲械樂猶言縵樂燕樂也王出入奏王夏亦奏之以爲行節諸夏皆當類此春字統牘應雅三件猶上以歙字統笙塤籥簫篪篆管也先鄭以春牘二字共爲器名則亦當以歙字統之此豈可歙之器邪又謂以竹爲之恐亦非此樂之始也魯語云先樂金奏居言升堂樂闋樂指金奏則金奏亦爲樂矣二曰升歌堂上鼓琴瑟歌詩階閒以拊節之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周官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是以拊節歌也堂下鐘磬應之有歌鐘歌磬非也詳特磬考亦樂之始事也下樂之始升歌爲堂下鐘磬與歌相應曰歌鐘歌磬郎編鐘編磬也孔沖遠謂堂上別無金奏者以升歌爲始有金奏者升歌亦爲始事蓋金奏爲堂上樂之始也三曰下管堂下以管奏象或新宮鼗鼓柷敔書言下管鼗鼓柷敔皆所以節下管以節之也升歌亦兼節以柷敔但用拊而不用鼗鼓詳柷敔考

亦鐘磬應之此樂之中也四曰笙入燕禮記云笙入三成燕義云笙入三終成與終義同堂下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記所謂笙入三成也不言南陔白華華黍已見于經也下管新宮不言三成笙入三成不言南陔白華華黍亙見之終混而爲一失之亦用鼗鼓柷敔節之鐘磬應之此亦樂之中也五曰閒歌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亦樂之中也六曰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或雅或南其器八音畢奏此樂之終也後又有無算樂其詩惟所欲其樂不限幾終此不在正樂之數且惟鄉飲酒燕禮有之兩君相燕天子燕諸侯亦然蓋皆可以燕禮名之也饗食則否蓋無算樂乃無算爵所用非燕飲不得有無算爵也堂上所歌皆風雅頌之詩堂下笙管金奏非詩也周官儀禮左傳皆不言歌可知非詩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南陔六篇本不在詩中可知若并六篇計之當有三百十一篇矣然亦有辭其體當稍與詩異蓋載在樂經樂經亡而遂失其傳也今樂記亦樂經之遺蓋所以釋樂經者也故止言其理至于樂之節次以及五聲八音六律六呂與笙管金奏之曲皆載于經今不可考矣鄭氏以九夏新宮及南陔等六篇皆爲詩謂九夏頌之逸篇南陔等小雅之逸篇皆非也頌非大夫士所得用而鄉飲酒賓出奏陔夏則九夏非頌可知也朱子謂笙詩有聲無辭亦非也杜預注左氏襄四年傳云肆夏樂曲名此說最確九夏爲樂曲則笙管所奏亦當別爲樂曲而非詩矣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書笙鏞以閒東方之鐘磬曰笙西方之鐘磬曰頌鐘與頌通謂下管之曲以迭應之也若是閒歌則笙與歌相閒不當言鏞矣說者多以爲閒歌非也僞孔傳以鏞爲大鐘亦非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然有鼓無鐘不得名爲金奏又但于賓出奏之與九樂金奏異也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

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以閒歌爲輕故略之也然則兩君相見與天子饗諸侯其不閒歌可知而無笙入亦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入門金作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言笙閒偏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樂用笙閒之說乃鄭氏謂諸侯相與燕天子燕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是謂天子諸侯亦有笙閒非也或疑燕禮諸侯之禮也而有笙入閒歌是諸侯樂亦笙入閒歌矣不知燕禮是諸侯燕大夫故卽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也天子諸侯之樂以金奏爲弟一節升歌爲弟二節下管爲弟三節合樂爲弟四節每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以升歌爲弟一節笙入爲弟二節閒歌爲弟三節合樂爲弟四節每節皆三終兩兩相當也然金奏所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終皆有之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始終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尸出入皆奏肆夏則賓出入不宜有異鄭注禮器乃破肆爲陔失之故非樂之正則止三節九終而已樂爲陽聲陽極於九又禮樂相準饗禮極於九獻故樂亦不過九終也九終卽九成虞書云簫韶九成周樂亦如是也大夫士升歌亦爲正樂是有十二終樂節不以多爲貴也俗說謂天子九成諸侯六成謬矣鄉飲酒禮大夫士相見之禮也其樂先無金奏升歌鹿鳴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燕禮爲諸侯燕大夫故卽用大夫之樂而燕他國之大夫以非己臣故其樂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當是燕他國之聘賓上文所謂四方之賓也以爲他國之賓

故不用常燕大夫之樂以非敵體之君故不用兩君相見之樂參酌二者而爲之也觀其金再作與兩君相見之樂略相似其爲燕他國聘賓明矣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夫金奏下管人君之樂也卿大夫勞於王事亦人臣分所當爲者也安得以人君之樂樂之乎大射先行燕禮而有金奏下管者以禮與常燕羣臣異也蓋大射非所以燕大夫而其賓又有諸公諸公者內則爲孤外則爲附庸之君也本孔撝約說其分有似於諸侯而究非敵體故參用諸侯大夫之樂豈得以彼例此而謂燕本國大夫可用金奏下管乎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注云賓朝聘者夫兩君相朝大夫來聘其分不同樂宜有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知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專指諸侯來朝不兼聘賓也若君臣同樂豈所以辨等威乎考之周官大行人司儀所以待朝聘賓客禮數不同則樂之不同明矣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本孔撝約說金奏非正樂不必三終燕禮記升歌下管笙入合樂各三終已有十二終矣若肆夏又三終則有十五終樂未有如此之多者故止一終不計惟十二終而已天子諸侯有九終若并金奏外傳計之亦十二終大夫士樂亦十二終其例皆無不合也

謂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其一繁遏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明緜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杜注及國語韋注皆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文王鹿鳴之例不合劉先伯已駁之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九夏非詩此說附會不足信　孔疏以此爲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失之　孔撝約辨之夫金奏與升歌迥殊經典皆言金奏肆夏並無升歌肆夏之說自鄭氏以肆夏爲升歌孔氏亦沿其誤矣　阮雲臺師曾駁鄭說之誤又樂闋亦有異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未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闋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爲賓其禮宜隆故樂闋必待卒爵也又燕聘賓金奏止二節與兩君奏三節異焉兩君燕饗之禮禮經已亡戴記略存其概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又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金作注疏不言何樂據郊特牲禮器所言可知金奏是肆夏也金奏肆夏有三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闋主人獻賓再作賓卒爵樂闋賓酢主人又作主人卒爵樂闋每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金作直至賓卒爵樂闋顯與經文升堂樂闋不合夫自大門以至廟堂遠矣又待賓卒爵而後樂闋其樂節甚長而賓酢主人金作主人卒爵而樂即闋此樂節卻短何長短之不均乎且禮樂相爲表裏賓酢主人禮之一節也樂依之而爲一節主人獻賓禮之一節也樂亦當依之爲一節豈得自賓入大門至此并爲一節乎賓入大門至升堂爲迎賓之事其禮自爲一節樂亦當自爲一節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

之是二事各爲一義故文不相屬卒爵樂閧兼賓主言之非謂賓入大門至賓卒爵而樂閧也燕禮記金奏樂閧得連賓及庭爲一節者以自庭升堂其地甚近若及庭始作升堂卽閧則促節之甚矣故連主人獻賓爲一節前不始於入大門後又不終於賓卒爵則樂節亦不甚長也樂曲止有一章可不必分爲三節也且金奏肆夏本兩君相見之樂燕聘賓權用之非其正也故作止之節特變其例若金奏之正法當各一事爲一節也大射肆夏亦權用故亦不與兩君相見同公升卽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閧公拜受爵奏肆夏主人荅拜樂閧又與燕聘賓少異蓋燕與大射禮不同也　大君樂節宜舒賓酢主人當於將洗爵降階之時卽奏肆夏不似燕射公拜受爵乃奏也主人獻賓其樂亦宜然矣金奏雖有三節然總是一事合之止爲一節也大饗四事

鄭注分金作爲二事於義未安皇氏通數夏籥序興是也舞有大武大夏詳後止爲一事則金作亦宜爲一事矣賓出之時又金奏肆夏是金奏凡四節然金奏爲樂之始以前三節爲正所謂先樂金奏也賓出奏肆夏而仲尼燕居言客出以雍者蓋堂上歌雍詩堂下奏肆夏也賓降階金作出門樂閧以賓入門時例之可知經不言合樂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升歌鹿鳴合樂二南是合樂卑於升歌頌大雅天子之樂也大雅小雅諸侯之樂也小雅二南大夫士之樂也鄭氏謂諸侯止用小雅不得用大雅非也　兩君相燕升歌清廟則合樂當用大雅左傳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謂合樂歌之晉享穆叔升歌文王此非禮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　鄭氏詩譜謂諸侯于鄰國之君歌文王合鹿鳴顯與經悖矣至于樂舞上下亦有等差鄉飲酒禮燕禮皆無舞大夫四佾士二佾惟燕蓋惟祭祀用之也惟燕

他國聘賓則舞勺見燕禮記勺爲文舞無武舞也兩君相燕乃有文武二舞周官鍾師云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鎛師云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祭祀與燕饗同樂也明堂位云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言魯大嘗禘之樂亦然夫大賓與大祭相似升歌下管既同則金奏合樂無不同而武舞大武文舞大夏亦無不同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夏籥序興夏籥謂大夏之樂以籥舞之舞兼羽籥不言羽省文此文舞也上文下管象武當于象字絕句武上疑有缺文當云舞大武也先武後文者周以武功得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故武舞先而文舞後也虞夏當先文舞後武舞殷周皆先武

舞後文舞後世皆以征伐取天下而舞皆先文失之夏籥次于大武故曰序興也鄭注以序爲更似未確鄭注云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是讀下管爲句象武夏籥序興爲句案下文云下而管象明堂以下管象爲句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此其確證竊謂象者下管之樂曲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此云升歌清廟下管象兩兩相比鹿鳴爲歌詩則新宮當爲樂曲清廟爲歌詩則象亦當爲樂曲明矣若但言下管不著其曲而以象武爲舞名不特與諸經不合顯與下文下而管象相乖戾矣管象之象與象舞之象名同而實異鄭誤合爲一故以象武爲武舞考左傳季札觀樂以象舞爲文王之樂是象與武爲二舞也象武爲二舞夏籥止一舞武多文少此何義邪

且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止言舞大武莊不言兼舞象武也若以象武其爲一舞經典亦未有此稱周頌序云維清奏象武詩猶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天地分用也象本文王之舞鄭屬之武王亦非也見文王世子注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勺象皆非大舞故於童時學之小賓小祭用小舞大賓大祭用大舞燕聘賓舞勺而不舞大夏大武則象亦小賓小祭所用可知也然則兩君相見必不舞象亦可知矣孔疏云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讀下管象武爲句不知象爲下管之曲武非曲名也天子大饗諸侯之樂及燕羣臣與聘賓經文未詳鄉飲酒升歌鹿鳴諸侯燕大夫亦然則知諸侯相饗升歌清廟天子饗諸侯亦宜然而金奏下管合樂皆無不與諸侯同矣說本阮雲臺師左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是金奏亦用肆夏經有明文餘可類推王朝之卿大夫爵與諸侯同則天子燕羣臣亦用大饗諸侯之樂可知也文王世子言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則饗燕諸侯羣臣皆宜與此同又一證也聘賓爲陪臣其樂宜降一等殆升歌文王合鹿鳴歟鄭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燕羣臣及聘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說之誤有三以金奏之樂爲升歌一也分元侯諸侯爲二二也禮器言王大饗諸侯肆夏以送穆叔欲明肆夏之尊故特舉元侯言之耳鄉樂爲大夫士之樂天子用之降尊殊甚是知不必饗元侯奏肆夏也三也其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之說舉無當矣天子諸侯之樂大概相同所異者器數之多少耳如宮縣軒縣歌工八人六八八佾六佾之類又如玉磬朱干玉戚惟天子得有之也凡祭祀宗廟之樂固與燕享同而祭天地明堂社稷

山川等神當別有所歌之詩詳於周頌序說所舞之樂詳於周官大司樂凡大樂皆必備文武二舞周官言天子諸大祭祀宜有二舞矣乃止言一舞此殊可疑竊意以一樂之舞爲主而以他樂佐之周官言其所主者耳六樂惟大濩大武爲武舞當以大夏文舞佐之與大武同據理論之當如此　與金奏下管不可考矣大夫士有樂縣有舞佾見于周官左傳則祭祀宜有樂矣鄉飲酒禮且用樂豈祭祀反不用乎特牲少牢禮無之當有脫文此經多闕文觀覲禮可見萬充宗據禮記食嘗無樂之說謂禮以饋食爲名是用食禮故無樂非也食嘗無樂其說未可信詳食嘗無樂辨食禮不獻酒此經明有三獻豈用食禮乎祭用食禮經典竝無文此特萬氏之臆說耳特牲少牢以饋食名者蓋無朝獻腥燔之薦以饋熟爲始故曰饋食非用食禮也或謂用樂惟上大夫及天子大夫士用樂或君賜之案禮器云大夫升樂皆備非禮也以皆備爲僭可知有樂不爲僭也此豈必爲天子大夫乎左傳言衞君賜大夫曲縣卽軒仲尼譏其失可知大夫得有判縣判縣兩面縣見周官此明是侯國之大夫也儀禮皆言侯國大夫士之禮鄉飲酒禮有鹿鳴之文是士亦用此禮州長士也士且可用樂豈必上大夫乎士用樂必待君賜經典未聞有此說總之禮樂不相離有禮必有樂惟凶禮及冠昏無之吉禮尤不可無是知大夫士之祭必有樂也其樂疑當與鄉飲酒同以天子諸侯賓祭例之可知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

闈考

闈者門之小者也所在不一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炎注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見公羊疏郭注云謂相通小門也蓋本孫氏　說文亦

云闈宮中門也此皆言宮中相通之門也舊圖闈門在西壁近
孔撝約圖在北壁直北階江愼修戴東原圖皆在東壁極北爲
宮之東北隅諸圖皆止一闈門又皆偏而不中鸚竊以爲非也
士冠禮云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云適東壁
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據此闈門在
東壁甚明則謂止在西北而不在東者誤矣逸禮云東南稱門
西北稱闈此說雖不確東西北皆稱闈惟南稱門然亦可稱闈
也蓋在宮中之門皆可稱闈不必以方分
然亦可見牆之四周皆有門此門字兼闈散則謂止在東而
不在西北者誤矣士虞禮云主婦亦拜賓鄭注云女賓也不言
出不言送拜之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云漢時宮
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案賓位在西女賓出入宜由西闈
門褖記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
階鄭注云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
者也孔疏云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
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
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鸚謂喪
大記所言非尋常賓主之禮夫人弔於大夫士與君臨臣喪同
士喪禮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君升自阼階不用賓禮故夫
人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亦不用賓禮主人出門拜迎不以女賓
待之也若是女賓則當主婦迎之男子豈可迎女賓乎蓋凡婦
人出入必由闈門升降必由側階賓主皆然一以明男女之有
別一以明陰陽之貴賤禮之大義也而注疏謂女賓皆由大門

正階失之矣然則主婦拜賓者拜之於西闈門也鄭雖不言西闈而引漢制東西掖門爲證亦可見古者宮牆東西皆有闈門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是西堂下爲西壁也士喪禮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鄭注云當坫之東是東堂下爲東壁也堂上言塘言序不言壁孔撝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此東壁當與士喪禮東壁相近而稍南蓋闈門當東壁之中也則謂在東北隅者誤矣嘗考明堂有四門門皆居中劉昭續漢志注引大古明堂之禮有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闇出北闈之說此疑脫日朝出東闈云云散文門亦稱闈也太廟路寢大如明堂詳廟寢制度考宜亦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小寢亦宜然夫東西各有門則寢可直通於廟左寢右寢左廟右廟皆可相通南北各有門則前寢後寢前廟後廟亦可相通且四達無礙亦以示王者明四目達四聰之義門必正中又以示王者大居正之義也解此而闈門之制明矣凡在南者皆稱門然天子諸侯惟皋應庫雉路諸門不稱闈大夫士惟外門中門正寢門不稱闈其餘羣小寢之門亦得稱闈以在宮中而門小也爾雅釋宮言闈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閤不見于經經典有闈又有閨閨與閨散文亦通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此本圭竇爲解與經典之閨不同又云閤門旁戶也亦與爾雅異皆非正義公羊宣六年傳云趙盾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何注云從內朝出立於外朝見出閨者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此說非也內朝在路寢門內路門豈可稱閨乎閨蓋小寢之門也靈公殺膳宰在小寢中使人以畚載尸出小寢門諸侯有三小寢詳諸侯四寢考門皆南向

東西小寢在路寢後兩旁故於路門外之朝得見之也此小寢
門稱閨之證稱閨則亦可稱闈左氏閔二年傳云共仲使卜齮
賊公于武闈杜注云宮中小門謂之闈孔疏云名之曰武其義
未聞竊疑武本虎字唐避諱改爲武也路門畫虎稱虎門虎門見周
官左傳書虎本鄭氏周官注小寢門蓋亦有畫虎者故曰虎闈若路寢旁通
之闈不得有此名矣人君恆居小寢故閔公於此遇弒也大夫
小寢門亦曰閨公羊宣六年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
焉者入其閨則無人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
食魚飧此敘靈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亦恆居小寢正寢非
常食之所此云方食魚飧其爲小寢甚明小寢門小故曰閨也
樂記閨門之中亦當指小寢門閨與闈通稱此皆在南者稱闈
也若夫廟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闈門其在南者天子曰皐門
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大門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
居正中左氏哀十四年傳云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先言闈
後言大門可知非宮中之闈此闈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
也杜注云闈宮中小門孔疏云闈在宮內必得入大門乃得至
闈今言攻闈與大門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
闈故與大門竝攻此泥於爾雅宮中之文故不得其解也周官
保氏云使其屬守王闈此闈屬于外牆與大門同類凡人得至
故須守之若宮中闈門凡人不得至安用守乎即欲守之而闈
門甚多豈保氏之屬所能盡守乎鄭注云闈宮中之巷門亦失
之矣劉昭續漢志注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

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說亦謬師氏保氏之守門闈但使其屬守之其施教國子竝不在此安得謂門闈之學乎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師氏保氏所教蓋小學之國子也學在大門內東方與門不相近與闈尤不相近也東南稱門西北稱闈逸禮之說本不足據劉氏據此而謂師氏居東南門保氏居西北門誤矣闈小於門保氏卑於師氏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故師氏守王門而保氏則守王闈若師保各守二方尊卑莫辨矣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師氏掌守王之門外且蹕鄭注云門外中門之外是師氏不侵閽人之職也內則云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是宮中小寢之門皆閽寺所守可知保氏所守之闈非宮中之闈也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注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此四角四中指外牆言四中有寢衛次舍可知東西北各有闈門在牆正中惟有門故晝夜皆須守衛也宮伯守於夜保氏則守於晝四角無門故但令宮伯守之外牆之闈門如此則宮中之闈亦無不如此可知矣廟亦有闈門與寢同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參个鄭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牖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案廟之闈門廣六尺則寢之闈門亦宜然然羣廟當殺於太廟小寢當殺於正寢諸侯以下又當遞殺可推而知也詳廟寢制度考

射奏騶虞貍首解

古者作樂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詩也奏者以鍾

鼓奏九夏也九夏樂曲名非詩也詳古樂節次等差考鄉飲酒禮燕禮前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言奏陔大射儀前後言奏肆夏奏陔中言歌鹿鳴三終歌鹿鳴三終猶言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一篇爲一終左傳上言工歌鹿鳴之三下言四牡皇華其證也凡升歌閒歌合樂詩皆三篇未有止歌一篇者射雖畧于樂然亦必全節畧之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大射不笙不閒不合樂是若一節之中去其詩之二篇未之有也鄉射合樂之詩與鄉飲酒燕禮同則大射升歌之詩亦當與鄉飲酒燕禮同可知鄭注謂不歌四牡皇華非也左傳言金奏肆夏之三是奏爲九夏詩則言歌而不言奏也乃鄉射言奏騶虞大射言奏貍首騶虞貍首皆詩也周官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五節騶虞采蘋采蘩皆詩則貍首亦爲詩可知矣騶虞三詩皆在召南疑貍首亦召南之逸篇也鄭注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劉敞以爲鵲巢皆非詩何以言奏此蓋不歌於堂上而奏於堂下者也何以明之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笥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是工在堂下也後云司射降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乃奏騶虞以射大師工之長也無升階之文大射奏貍首亦然是奏騶虞貍首在堂下明矣詩必須歌奏必以鍾鼓此奏騶虞貍首蓋歌奏竝用不以琴瑟而以鼓也周官大師云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上文云帥瞽登歌此歌不言登亦可爲奏在堂下之證鄉射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或歌騶虞或歌采蘋皆可是射節之詩不盡拘也故騶虞爲天子之射節而大夫得用之貍首爲諸侯之射節而大夫士投壺得用之又武王郊射左射騶虞右射貍首是天子亦可用貍首也鄭注經文騶虞云此天子之射節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它賓客卿大夫則歌采蘋賈疏云其它謂賓射與燕射案記云君采蘋載于鄉射禮是鄉射亦可用采蘋

非獨賓射燕射也竊謂鄉射之禮有二有賓興賢能者有以禮會民者經主賓興賢能言故奏騶虞騶虞騶得賢之多也若以禮會民而射所以正齒位宜歌采蘋州長宜歌采蘩注疏之說失之是騶虞貍首皆必歌之矣然謂之奏當與金奏肆夏相似知其不用琴瑟也鄉射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大射亦云不鼓不釋鄭注云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據此是射奏騶虞貍首專用鼓不用鍾也止用鼓亦得言奏者鄉射云賓興樂正命奏陔鄭注云陔陔夏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蓋大夫士無金奏詳古樂節次等差考故奏陔止以鼓其射奏騶虞亦止用鼓可知矣大射爲諸侯之禮得用金奏而奏貍首亦止用鼓其義與金奏異也九夏爲樂章之大者金奏亦樂之大者故鍾鼓並用而以鍾爲主謂之金奏入音以金爲重也騶虞貍首以爲射節鼓是節樂之器故專取鼓以節歌節以節射義無取於金故不用鍾且恐鍾音之洪大或亂鼓音也不用琴瑟者凡燕飲歌詩必比于琴瑟取其和雅之音以平人心也歌騶虞貍首弟以爲射節非燕飲之時故不用琴瑟也不升歌于堂上者燕飲在堂故必升歌于堂上所以侑賓也歌騶虞貍首非如燕飲之侑賓無取于升堂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由是言之騶虞貍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亦不同矣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求古錄禮說十二

臨海金鶚誠齋著

朝制變通說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此止言其常而未及其變而時有不能不變通者要必無拂乎經合乎先王尊祖之意而後可行也朱子周九廟圖宣王時穆懿夷三昭共孝厲三穆按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世次雖不紊而不免弟據孫廟夷王本爲穆而反居昭厲王本爲昭而反居穆世次悉紊且拘于廟數設或兄弟四人竝立爲君祭且不及祖矣此蓋不知變通之義也馬貴與萬充宗皆駁朱子之說是矣然馬氏以創建之失宜

而謂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其爲一廟之渾成萬氏亦主同廟異室之議謂兄弟相繼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此其說亦不合於禮也夫均是祖宗乃一則獨居一廟而致其尊崇一則共居一廟而處於狹隘可乎先王事死如事生命士以上父子兄弟皆異宮焉有生則異宮而死則同堂者同堂異室起于東漢豈可以後世非禮之事而指爲古制乎同堂異室之非禮考工記謂世室即明堂非朱子嘗極辨之鄭氏謂明堂同制止有一室竝無五室之制苟使與明堂同四室分列四方殊非左昭右穆之義又非也詳明堂考

天子當七廟鄭氏謂天子五廟非也說詳天子四廟辨而止有五室何以處之故知五室必非宗廟之制也古宗廟與路寢同制堂後爲室序外爲夾室夾室視正室甚狹神主必居室中若兄弟同廟何者當居正室何者當居夾室若堂後別建一室成何制度且或兄弟三四人同廟又無地可建抑或于正室中爲數石室古者神主藏在室中西壁所謂宗祏也其制甚小略與今之神龕相似竝列一方既恐不能容而更不可禰皆不可不祭若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此說至當不易蓋所謂七廟五廟者以世數言非以廟數言也呂覽言五世之廟大戴禮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其明證也古者天子始立廟之時止建七廟其後有功德當宗者

則別立廟宗無定數廟亦無定數也如殷有四宗先儒謂殷有三宗太宗中宗高宗也然祭法云殷人祖契而宗湯是湯亦爲宗成湯受命有天下必百世不遷則謂殷止三宗者非也　周有文武二世室皆後代別建者也夫既可以功德而別建廟則兄弟代立者亦豈不可別建廟乎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爲王則當武丁時幷祖宗廟計之凡十二廟馬貴與謂當必創十廟非也不止七廟也蓋天子之宮甚廣都宮之中必有餘地以備益多即或不足亦當拓其基址以爲之馬氏謂于太祖之左右創造廟堂以崇奉先人正所以安神明而對偶偏枯固無傷于義也夫不思尊祖敬宗而徒欲以聳人之觀聽此豈仁人孝子之心哉由是言之朱子之論知同堂異室之非而紊昭穆之世次馬氏萬氏之說知昭穆之不可亂而拂先王尊祖之意一則不知變通一則變通而不合乎禮其失同也然朱子之非後儒多知之而萬氏之非後儒多莫知之顧亭林任翼聖蔡氏德晉秦氏蕙田輩皆推明萬說而古制幾湮沒矣惟江愼修羣經補義與張子同足正羣儒之失然未引張子說又未辨衆說之非鶚故述張子而詳辨之此事禮經但舉其常而未及其變蓋秦火以來書缺有閒不可得而知矣以理推之張子之論近是

天子迎賓考

天子迎賓之禮本載在儀禮經中此經今多散逸周官有其文而未詳晰說者多誤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棄車而迎之賈疏

云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棄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鄭注云節謂王棄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賈疏云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棄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即有棄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棄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天子棄車出大門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外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贄而入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薛氏禮圖云天子迎公訖更迎侯伯迎侯伯訖更迎子男餘與崔氏同陳氏禮書云齊僕朝覲宗遇皆棄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竝同然朝宗于朝王於堂下見之覲遇于廟王於堂上見之周官義疏云天子迎賓至廟非入朝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先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案諸說皆非也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鄭注未嘗言春夏當謂四時皆迎疏家因曲禮注而誤會之也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

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
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逆之乎覲者
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詳朝覲考鄭氏乃專以覲
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
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
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詳朝覲考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
受摯受享必同日聘禮覲禮皆然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
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
迎之乎崔氏謂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立于
路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諸侯既至廟

門又出而至于朝卒又入至于廟何其迂邪天子諸侯初各晃
服既而易朝服後又易晃服何其繁邪受摯重于受享乃受享
晃服見覲禮而受摯反朝服有是禮乎天子但迎公不迎諸侯以
下近於簡慢薛氏謂三等皆迎則又失之繁猥矣陳氏禮書周
官義疏俱謂四時皆迎合于齊僕之文然禮書謂春夏迎至于
朝秋冬迎至于廟于經無據仍襲鄭氏之謬說而少變之耳夫
受摯受享皆必于廟聘禮猶然況朝覲大典乎義疏謂三享禮
殺可以迎賓講賓主之禮然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
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于中庭再拜稽首升致
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君臣之
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曲禮言覲時諸侯北面朝時諸侯東

西面是覲明臣禮朝待以不純臣乃謂先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於廟講賓主之禮先後輕重皆倒置矣故曰諸說皆非也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食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燕禮輕故不迎之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棄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食不專在諸侯朝覲列國大夫來聘及養老皆有饗食禮故特著之也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陳氏誤謂六字乎列故言朝覲宗遇皆迎賓　奈何後人反謂秋冬不迎賓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此獨得之見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鄭注齊僕引大行人賓主相去上公九十步云云又引司儀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不知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與此不合此所言送迎爲饗食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食之禮也考司儀車逆車送在廟中將幣時乃諸侯相朝禮諸侯之于天子尊卑相懸豈可以兩君敵體爲例乎古者玉亦曰幣詳朝覲考將幣卽授玉鄭引此比例是謂秋冬覲者天子迎至于廟而行覲也然經備言朝宗覲遇知非但秋冬之禮故并引大行人賓主之間解之其注大行人謂大門外交擯三辭此兩君相朝禮天子之于諸侯不當有三辭也鄭誤引矣江愼修曾正是謂四時皆迎其迎在初來朝覲時與陳氏禮書同蓋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迎至于廟非受享時也賈謂朝無迎法惟受享則迎失鄭之恉矣夫鄭謂四時皆迎是也而以爲在朝覲時則非賈謂迎在饗食時

是也而以爲秋冬不迎春夏迎于受饗時則非皆未合于禮也
其下文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
皆如之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
主之間也注云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
云上公大夫五十步侯伯三十步子男二十步司儀
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讀爲臚陳也三辭拜辱及退拜送聘禮
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是所謂旅擯
聘義所謂介紹而傳命也然則卿大夫聘于鄰國主君出迎亦
旅擯則亦有賓主相去步數鄭注亦云公使七十步侯而諸侯
之卿大夫聘于天子者亦宜然矣故知大行人所言諸侯之卿
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介與賓主之間也
公執桓圭以下及擯百五人以下卿皆不得
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擯主之間言之諸侯于外國之臣

自可迎之陪臣于天子尊卑懸絕天子必不出迎而亦云賓主
之間若干步然則諸侯朝覲所言賓主步數必非天子出迎與
諸侯相去之步明矣此其說有二天子既不可自迎亦不可使
人攝諸侯至遠郊天子使小行人逆勞至近郊使大行人逆勞
至國門當使冢宰逆勞舜典舜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也此
在外可攝既至大門外各陳擯介若
使冢宰攝迎有嫌于王矣故不可也所謂賓主之閒特虛擬其
位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閒也本江愼修周禮疑義舉要以聘禮觀之大門
外旅擯當有賓主相去步數此時君未迎賓也則賓主之閒亦
擬度言之耳及君至大門內迎賓賓必進而近君無復七十五
十等步矣聘禮如此則覲禮更可知鄭解賓主之閒謂大門外
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其誤甚矣王不當迎而謂迎賓誤
內則王卽迎賓亦止當在大門內乃謂出大門又誤覲禮云也聘禮公迎賓在大門

官朝覲會同皆大宗伯爲上擯會同肆師爲承擯常朝小行人爲承擯上公五擯侯伯四擯疑齊夫官卑宜爲末擯本鄭注末擯承擯大行人亦當爲承擯承命于侯氏而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擯必有承擯其爲交擯可知云告于天子必與天子相近其交擯在廟門外可知本賈疏然周官大行人疏又云又可知天子不出迎而賓主之閒爲虛擬其位也此一說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等句及凡諸侯之卿以下三句蓋通諸侯相朝聘言之桓圭等句自專指朝天子言其上文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可知通侯國之禮也兩君亦可言朝故亦曰朝位兩君敵體正可言賓主之閒此又一說也若朝覲後饗食則不交擯觀公食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天子饗食諸侯亦不交擯也蓋初來朝當交擯以傳命既已朝覲又行燕禮天子禮諸侯有饗食燕此以輕重爲序耳若論先後則先燕次食後饗故覲禮云饗禮乃歸也詳饗禮考相見數矣何復須介紹傳命乎不交擯賓主之閒公不得有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矣天子迎賓于大門內以聘禮知之南面旅揖之諸侯宜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天子不出大門不西面不先拜諸侯不東面而北面稽首不敢當客禮也天子宜荅一拜鄭注大祝云一拜荅臣下及出天子送之亦然送逆皆立于大門內當無遠近之差蓋若一一送逆則不勝其煩既同時送逆則不得分爲遠近等差矣齊僕所謂各以等爲送迎之節者謂一人特饗食者也賓是公當最近大門若侯伯則稍遠于門幾步若子男則又遠幾步此之謂各以其等也王饗食禮七其送逆步數不可知矣以理度之總三等當不得過十步則

非依命數爲差可知也　其步數與大行人迴殊故知賓主之閒步數必在入覲之初也然覲禮棄墨車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　則大行人所謂公樊纓九就貳車九棄非覲時禮矣賈疏謂春夏行三享可棄命車也蓋此節是穐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也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介九人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此覲時禮也樊纓九就貳車九棄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此饗食時禮也饗食不執命圭冕服亦不得如命數詳饗禮考禮九牢此致饔餼禮也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此在館在途禮也說者必以爲一時之事宜乎扞格而不通矣

皮弁布衣辨

皮弁之衣經無明文鄭氏注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注周官司服皮弁服亦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後儒皆從之鶡冠以爲非也古人之服表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必相得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謂上服用帛中衣亦必用帛中衣亦必用布蓋表裏欲其相稱故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其色如一色既宜一則用布用帛亦宜於一矣若以帛裏布是不稱也且帛貴布賤貴者宜在表賤者宜在裏表衣謂之上服蓋表裏猶上緣衣黃裏詩人所以興歎也今以帛裏布是貴賤易位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

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天子視朝
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
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
大夫士亦皆然夫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見士冠禮疏以絲衣
爲裏而上衣乃用布是以帛裏布矣豈禮也哉然則皮弁服必
非布衣矣且衣貴裳賤皮弁服既以素爲裳是裳用帛矣裳既
用帛而衣反用布亦爲貴賤倒置非特上下不稱而已也或謂
朝服布衣而素裳皮弁服亦宜然不知經典素字之義不一有
以白繒言者素積素帶素紕之類是也有以白色言者素韠素
絲及畫繢素功之類是也士冠禮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繢言素者謂白色也以素衣素裳
爲皆白繒非是朝服之素裳當以布爲之其色白故謂之素非必白繒

也禮記朝服十五升蓋通衣裳而言之也朝服素裳不見於經
鄭氏特以士冠禮朝服素韠推而言之夫韠以韋爲而曰素亦
言其色之白耳安見素裳必爲白繒乎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向
國而哭素衣素裳此以喪禮自處衣裳必不以繒爲之也詩國
風言庶見素衣庶見素韠素韠則素裳此大祥之服必非以繒
爲之也大祥惟縞冠素紕以絲爲之詩所謂素冠是也首服最
尊又用帛不多故既祥服之衣裳不可以冠例也古冠之用布用帛皆不與衣裳同冕服衣裳用帛而冠用布朝
服之素裳必白繒乎夫然衣用布裳必不可用帛皮弁裳既用
帛衣必非布無疑也又案祭服最重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
大夫士衣用布者以助君祭既服
絲衣自祭家廟當降于君之廟也皮弁服非特用于視朝聽朔
天子皮弁以視朝亦祭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見學記
諸侯皮弁以聽朔

大蜡之祭皮弁素服又月朔朝享于廟亦必以皮弁蓋告朔于廟中既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于時祭故服皮弁也皮弁既爲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冕之用麻別取反始之義與元酒大羹同其用麻甚少又考首服有三等冕爲上弁未可因此而謂祭服可用麻也次之冠爲下冕服皆絲衣冠服皆布衣弁服在其中故或用絲或用布爵弁皮弁絲衣等殺有辨也爵弁既絲衣士冠禮爵弁服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皮弁爲冕之次天子元冕聽朔諸侯皮弁聽朔是降冕一等卽皮弁也尊于爵弁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似爵弁尊于皮弁不知此在士服則然耳蓋士以爵弁助君祭故特尊之天子至大夫皆不服爵弁天子惟以素爵弁哭諸侯而已可知皮弁尊于爵弁也豈反不得用絲衣哉天子朝服絲衣諸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縞者生絹也素則熟絹縞衣卽素衣也（散文縞與素通詩之素冠卽大祥縞冠也）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類也（鄭注云僭宋王者之後蓋由不知天子之故作此解耳）夫禮以康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此又一證也

襲衣斂衣考

喪禮襲衣與大小斂衣先儒之說多誤士喪禮言陳襲衣云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褖所以表袍者也緇帶黑繒之帶賈疏云此褖衣則元端士冠禮陳三服元端皮弁爵弁有元端無褖衣此亦陳三服無元端有褖衣故知此褖衣則元端也但此元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變名褖衣也玉藻云士練帶繼辟是黑繒之帶據裨者而言也案禮記云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裳（稅與褖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

縹褘也縹褘婦人始嫁服　褘卽緣縹卽赤然則襲之緣衣必不以赤緣可知又中衣以丹朱爲緣乃人君之服亦非士所宜據深衣純以青與繢此緣衣連衣裳爲袍之表亦深衣之類宜純以青或繢也元端服無緣緣衣有緣元端服殊衣裳緣衣連衣裳是緣衣與元端迥殊安得謂緣衣卽元端乎卽謂此以緣衣擬元端亦非也襲與大小斂皆有祭服散衣士襲三稱爵弁皮弁祭服也緣衣散衣也子羔之襲稅衣與繭衣裳爲一稱其爲散衣甚明元端亦祭服之類以衣與裳爲一稱不以表裏爲一稱非散衣也則緣衣豈所以擬元端乎士冠禮陳三服皆禮服元端爲士未仕者之服冠者服元端見君是元端爲未仕者之上服也皮弁爵弁爲既仕者之服人必由學士而爲命士此三服不可缺一義無取于散衣故有元端而無緣衣士襲陳三服爵弁皮弁于祭服中舉其尊者緣衣于散衣中舉其重者襲止三稱而必具禮服與褻服以示全備之義故可無元端而不可無緣衣君襲無緣衣以至尊不敢用褻服衣之也二者大異豈可兩相比例乎士練帶緇辟此生時之帶也襲尸與生時異乃鄭注士冠禮緇帶云黑繒帶此注亦云黑繒帶與彼注不殊賈疏因引練帶緇辟釋之無異于生時非也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云此謂襲衣之大帶孔疏大斂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襲衣之帶也大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小斂衣帶變之所以異於生據此士襲衣之帶有朱綠采飾與生時練帶緇辟不同士喪禮言緇帶者蓋緇帶而飾以朱綠黑繒爲帶朱綠辟之不素帶者不敢全與經文簡省耳鄭注於雜記士帶二君大夫生時同也

采既釋爲襲衣之帶而於此經乃不引以爲解但云黑繒帶失之疎略賈疏因之而誤矣喪大記孔疏云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繒帶故士喪禮繒帶不知禮記一書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詳飯含考孔因鄭注見與士喪禮不合者輒以爲天子之士故爲此解然鄭未嘗注于此章不可因他章之謬說幷誤此章也經又云設韐帶鄭注云不言韎繒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賈疏云生時繒帶以束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死亦倫此二帶案禮記云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素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有革帶以佩韍玉加大帶於上以束衣大帶以素爲之飾以朱綠見玉藻及死而襲則佩韍之帶不用革而亦用素飾以朱綠大帶則飾以五采皆異於生時以此推之士之襲也佩韍之帶亦以素帶代革帶明矣但士練帶繒辟而大帶則繒帶朱綠辟與人君異耳何以明之大帶貴于革帶君生時大帶二采革帶無采死後大帶五采佩韍之帶二采士生時大帶一采練帶繒辟是用繒一采也革帶無采死後大帶二采佩韐之帶一采君襲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士襲亦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兩兩比例其義明矣練帶繒辟是謂繒帶士冠禮繒帶是也然則士喪禮前陳繒帶韎韐後設韐帶帶字皆兼二帶言以不便分別故從省文而但言繒帶也蓋二帶皆可名繒帶佩韐之帶以其辟飾而言繒束衣之帶以本黑繒而言繒也鄭謂佩韐用革帶與喪大記不合且經文前言繒帶其非革帶甚明後但言設帶與韐不言韎文法正同明是省文安得謂此帶字獨

兼有革帶乎人君束衣與佩韍之帶皆異於生時而士之二帶皆與生時無異必不然矣丙則云男鞶革女鞶絲鞶當是帶鄭注以爲小囊非也詳考陽剛陰柔之義也生屬陽故用革帶之剛死屬陰故用絲帶之柔又革帶非徒佩韍與玉更有左右事佩刀礪之類詳丙則所佩之物甚多常須行動故必用革帶死後不佩玉與刀礪之類止以繫韍且不行動故不必用革帶也又鄭注禮記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疏云朱綠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也案經言朱綠帶其非革帶甚明申加大帶於上明是大帶加於朱綠帶之上安得謂重於革帶乎若有革帶經何以不言乎士喪禮喪大記皆不言有革帶鄭說殊無據矣且如鄭說是有三帶夫革帶以佩韍申加大帶以束衣止此二帶已足朱綠帶又何用乎孔謂散在於衣非以束身其繆妄更不足辨矣總由不知以朱綠帶代革帶故多曲說而不可通耳又案禮記諸侯大夫帶皆五采此文疑有誤偏考禮經吉凶儀節大夫未有與諸侯同者此何獨不然大夫生時帶與諸侯異何死後可與之同乎竊謂大夫大帶當三采朱白蒼據聘禮記知之佩韍之帶素帶而飾以元華也華黃色見玉藻又鄭注禮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蓋用大夫士也何得襲五稱鄭氏曾辨之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案喪大記云大斂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

稱據此五等諸侯竝無差別則襲衣從可知矣士襲三稱故大
斂三十稱大夫襲五稱故大斂五十稱天子襲十二稱故大斂
百二十稱皆十倍諸侯襲九稱故大斂百稱亦約十倍抑或實
爲九十稱記者舉大數而言百稱歟鄭謂襲衣公九稱諸侯七
稱分爲二等何與大斂不一例乎且經典言禮制之等差諸侯
非爲一等則爲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以公獨爲一等侯伯子
男共爲一等者也公羊傳言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如此則大夫
六佾大夫四士二之說爲是士無分別且諸經皆無此例當以左傳諸侯
子男五稱則大夫當三稱士當一稱一稱太薄矣又大斂公九
十稱侯伯七十稱子男五十稱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十
稱反少於小斂矣小斂衣十九稱上下同之故諸侯合爲一等也然稱數雖

同而衣當有異公侯伯子男生時衣服各殊死後豈可混同襡
記公襲首云卷衣一卷與衰同末云衰衣一卷衣衰衣五等諸侯皆
殊此二服最貴而有等差故始終服之也諸侯襲衣有異猶小
斂之衣自天子以至于士皆十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其言
公者五等諸侯皆可通稱爲公燕禮大射儀聘禮等篇稱公者
非必上公之公也此經上文云公七踊大夫五踊下文云小斂
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又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皆統
五等而稱爲公春秋于諸侯之葬皆書公或謂此衰世之僭則
聖人何不特筆正之如吳楚僭王而書子乎考
之禮經乃知聖人所書無不依于禮法也何獨于襲之稱公而有異乎鄭乃以此公
字爲上公之公別于諸侯其亦誤矣又士喪禮言小斂陳衣云
祭服次鄭注云爵弁服皮弁服此第據士襲衣而言上文陳襲
衣云爵弁

服皮弁服褖衣下云襲祭服也殊不知小斂與襲不同也襲次是指爵弁服皮弁服爲祭服褖衣止三稱故祭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其衣最多則祭服宜無不備豈止爵弁皮弁乎考士之祭服有四爵弁皮弁助君祭之服也朝服元端自祭之服也士祭宗廟朝服而齋戒禮告廟亦服元端又五祀輕于宗廟祭宜以元端詳元端考筮日視濯皆服元端昏服之矣鄭專指爵弁皮弁非也賈疏解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褖衣重之使充十九稱夫謂士服十九稱必須重之固也而謂士服惟此三者則大謬矣士服朝服元端明見于經何以斂衣十九稱而猶不及之乎公襲九稱有元端朝服則士之小斂必有此二服明矣非惟祭服不止爵弁皮弁即散衣亦不止褖衣褖衣特以表袍繭者耳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對文袍與繭別散文繭亦稱袍也又鄭注小斂散衣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此說亦非蓋褖衣與袍繭爲一稱不得謂褖衣以下有袍繭也喪大記云袍必有表謂之一稱褖衣與袍繭豈得別爲稱乎經文但言褖衣者舉褖衣則袍繭可知亦省文也鄭賈于祭服散衣皆泥看經文故失之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注云士喪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天子之士也又大斂君陳衣于庭北領西上大夫士皆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注云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案此二經不同當以士喪禮爲是蓋序東東向宜西領而北上房中北向宜南領而西上小斂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北上大夫士皆當陳衣于房南領西上

喪大記謂大夫士陳衣于房亦西領北上非也大斂士亦陳衣于房中以衣三十稱房中尚可容也大夫衣五十稱房中不能容故陳于序東又不能容故陳于庭于庭南向宜北領而西上于序東則宜西領北上喪大記西領南上與小斂西領北上不合疑是傳寫之譌而謂士亦陳衣序東恐不如士喪禮之確也鄭注以爲喪大記言天子之士殊爲曲說鷄于飯含考辨之詳矣天子大小斂陳衣經記無文以理推之小斂亦當陳衣于序東西領北上大斂亦當陳衣于庭北領西上是則小斂陳衣士與大夫同諸侯與天子同大斂陳衣士與大夫異大夫與諸侯異而天子與諸侯不異者以不可陳于門外故亦于庭小斂于戶內陳衣于序東序東與戶相近也大斂于阼陳衣于庭當卽在階前亦與阼相近也衣爲斂尸之用故宜相近必不可陳于門外也所謂禮窮則同也衣之稱數既異則陳衣之地不妨同矣又按士之房狹隘而陳衣三十稱當必有重行之法然則大小斂陳于序東與庭亦當重行此以理推之而可知者也

元端服考

元端服者禮服之下者也服之尊卑係於冠冕服爲上弁服次之下者也然自天子至于士皆服之其用至廣鄭氏三禮注釋元端服其誤有九後儒從而衍之其謬更甚一曰元端與朝服同特異其裳士冠禮元端注云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按元與緇有別緇者正黑色元者黑青色也朝服緇衣元端元衣是其色不同也鄭謂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其色相近故謂元衣卽緇衣然六入爲元於經無據毛公詩傳許氏說文皆謂

黑中有赤色爲元其說固非然亦可見元非正黑色也散文元與黑通如月令冬月器服元色卽黑色然考訂典禮必須辨別不可混也元爲黑青詳閒色說且其制亦迥異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委貌委貌爲弁制所謂冠弁也弁有笄國語惟士元冠侯國士不得從大夫服冕故朝服亦不得從大夫服委貌天子之士得服冕朝服亦當委貌矣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元冠士冠禮朝服必言元冠鄭以委貌爲元冠非也元端則自天子至士皆元冠是朝服元端之冠異矣朝服素韠元端則爵韠朝服白屨朝服屨無明文古人屨色象裳士冠禮皮弁素積白屨朝服亦素裳則亦白屨也元端則黑屨是韠屨又有異矣安得謂但易其裳乎一曰元端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與士異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此元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襍裳也按此經但言韠下文又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襍記亦有此文是泛言韠之制也安見必爲元端服之韠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冕服有之元端爲禮服之下者也豈得與冕服同朱裳乎且天子諸侯齊服亦元端詳後文服宜純元若朱裳則陽色甚著非陰幽之義矣大夫服素裳以齊亦與陰幽義不合朝服緇衣素裳元端衣素裳亦近于混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此謂大夫士去位服元端上下同元色也若大夫素裳則非不貳采矣又屨人掌王之服屨有黑舄是元端服之舄本鄭注若裳朱而舄黑則不稱矣大夫與士同黑屨複下爲舄禪下爲屨夫當用屨也若服素裳亦不合矣況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元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爲三乎然則自天子至于士元端皆元裳也士冠禮雖竝列元裳黃裳襍

裳而以元裳爲首舉是元端以元裳爲正故有袀元之稱淮南子尸袀袨蓋元端爲上下通用齊服宜于幽元也黃裳褐裳大夫以上不服士雖閒有此亦不服以齊也玉藻所謂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蓋服雖可兼用而亦必有其正冕弁朝服爲大夫之正元端服爲士之正鄭注內則云皮弁朝服爲大夫之正元端士服也故以朱韠屬之君素韠屬之大夫爵韠屬之士也鄭以爲祭服稱韠故朱韠不指爲冕服按韠卽韍二字義同詩言赤芾金舄赤芾在股此陳祥朝會之服非祭服也朝服可稱韍祭服豈不可稱韠乎詳後亦未爲合也一曰道以此韠指祭服然士祭與大夫同朝服元裳黃裳褐裳以士三等而別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褐裳可也鄭注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褐裳按元端主于元裳中下士亦有服元裳時士冠禮云主人元端兄弟畢衎元注古文衎爲均衎當爲袀字之譌篆文衎與袀相似均與袀聲近義通　均之爲言同也衣裳皆玄故曰均元左傳均服振振亦以韋弁服衣裳皆韍色也服虔注以均服爲黑服此可以解士冠禮之均元不可以解軍事之均服也杜注云軍事上下同服上下當指衣裳孔疏以爲貴賤同服此非同義然軍服貴賤亦不殊義得兩通夫兄弟之中必有未仕者卽仕亦不必爲上士是知中下士皆可服元裳也蓋元端爲士之常服雖學士未仕者亦得服之初冠服元端見于君及鄉大夫鄉先生其事重皆必服元裳以從其正豈必中士黃裳下士褐裳乎玩經文可也二字是不定之詞上士雖以元裳爲主而事輕者亦可服黃裳古者士燕居深衣賓主相見則服元端服若是尋常賓主之禮上士黃裳可也中下士雖以黃裳褐裳爲主而事重者亦可服元裳如鄭說劃分三等拘于品級與可也二字不合矣一曰褐裳前後異色鄭注士冠禮云褐裳

者前元後黃判然兩色不可言褖且冠禮云前後與左右同晉獻公賜太子申生偏衣左右異色狐突知其有殺之之心蓋自古所未有也曾謂先王之法服而有前後異色者乎竊疑褖裳當是元黃合色易文言傳曰元黃者天地之褖也是謂元與黃褖元黃褖色與雀色相似故用爵韠也詳爵弁考玉藻言裳閒色謂繡裳爲赤黃之閒也赤黃閒色既可用則元黃閒色亦可用矣蓋元黃相閒褖爲天地之合與騶色之水土相克者異也一曰士不侈袂廣袤等故名爲端司服元端注云端取其正也士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按朝祭之服衣袂皆二尺二寸故皆有端名不特元端服也樂記言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名端也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餘可類推禮惟言弁經服其褒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侈袂可知其餘皆不侈袂也若大夫以上皆侈袂何以言端冕端委乎陳祥道嘗辨之一曰齊服元端惟士有之司服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注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是鄭以齊服元端專屬之士也按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于士齊服皆有元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元端元冠是諸侯齊服亦元端矣上文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亦當是齊冠傳寫誤脫齊字耳此文兩言齊一言旣祥一言子姓一言不齒皆詳其所

思何獨天子之冠不言所用乎天子冠與諸侯冠連舉其亦爲
齊冠明矣注疏以爲始冠之冠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
果爾經何不言乎
也元色陰幽故齊必服元端無貴賤之異又鬼神屬天國語南
天以屬神可證元色黑青象天故齊服不用緇而用元也元端本次于
緇衣元端乃元衣者以朝服而朝服
其爲上下通用齊服也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元數字
卽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貢氏云王齊服衮冕不知齊祭必異
服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以祭重于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
幽之義不尙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衮冕甚文齊服豈
宜此乎玉藻孔疏又謂天子之祭元冕齊絺冕祭則
元冕齊以此差之可知此說齊祭雖有別然總不知齊不可服
冕之義其失均矣一曰士祭服元端與大夫異鄭注特牲饋食

禮云主人服元端案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素
韠唯尸祝佐食元端不言主人可知主人與賓及兄弟皆朝服
也祭莫重于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反服元端乎鄭
注謂皆者賓及兄弟誤矣果如鄭說記當云賓及兄弟皆朝服
惟主人尸祝佐食元端也經云筮日主人冠端元又云夙興主
人服如初立于門外視側殺此與筮日筮尸視濯視牲皆元端
以非正祭也至祭當易朝服經不言文未備也鄉飲酒禮經不
言主人服記故著之曰主人朝服正與此同凡賓與兄弟皆從
主人服士冠禮主人元端兄弟畢衎元賓如主人服昏禮鄉飲
酒禮燕禮射禮聘禮賓主服莫不皆然昭其稱也天子諸侯之
祭晃服賓助祭者皆晃亦此義也雖章數臣有與君異者然亦

惟賓降于主人未有加于主人服者也是知賓服朝服主人必不服元端矣且祭與朝竝重君親竝尊故朝祭竝重其服宜同諸侯冕服以朝亦冕服以祭大夫朝服以朝亦朝服以祭然則士以朝服朝亦宜以朝服祭矣或據禮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大夫士自祭服不同士冠而祭則元端也不知大夫士朝服衣裳雖同而冠有異大夫朝服冠弁故曰弁而祭于己鄭注以弁爲爵弁非也士朝服元冠故曰冠而祭于己也安得以冠爲元端乎一曰士莫夕于君服元端鄭注士冠禮元端服云此莫夕于君之服案夕君服元端于經無據以義推之臣之見君皆必朝服士初冠服元端見君未仕者也若已仕之臣未有不朝服者安得以夕而殺其敬乎且夕于君非每日常見者也必君有事特召或臣有事當奏白然後進見豈可輕其服乎賈疏謂卿大夫夕于君當朝服夫朝則士與大夫同朝服莫乃不與大夫同此何義乎然則夕君服元端必無此禮明矣一曰大夫士私朝服元端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注云謂大夫士也未言所用孔疏推明之以爲大夫士在私朝之服案私朝亦以朝名君臣之分無異公朝禮宜朝服在朝而服深衣尤爲不敬私居之服豈可服於朝乎深衣非私朝所宜服則元端亦非在私朝明矣或謂鄭指大夫士燕居之服然天子諸侯燕居元端大夫士燕居宜服深衣若亦服元端是上下無別矣鄭於深衣目錄以爲大夫士燕居之服可知此朝元端鄭不指爲私居之服或當如孔疏所說也案上文云諸侯夕深衣祭

牢肉則食後服深衣可知天子皮弁以食卒食元端而居諸侯朝服以食食後亦元端而居可知是諸侯燕居朝元端夕深衣也天子燕居朝夕皆元端大夫士朝夕皆深衣諸侯朝元端而夕深衣此上下之等差也朝夕不言所事其爲燕居明甚非諸侯不得有朝元端夕深衣其爲諸侯燕居之服亦明甚不言諸侯者承上諸侯夕深衣而省其文也上文但言深衣以祭食又未言朝元端以居故申明之若此別爲大夫士禮當特著大夫士之文矣鄭卽不指爲私朝而屬之大夫士亦非也此九條者皆有經文可考亦有義理可推讀者省之

笙詩有聲無辭解

笙詩六篇毛公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古通無或以亡爲亡逸之亡非也朱子引鄉飲酒禮燕禮以爲南陔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案詩必有辭無辭安得爲詩鄉射命太師奏騶虞大射奏貍首鄭注貍首逸詩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二曰肆夏左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三章也鄭注九夏皆詩篇名也籥章逆寒暑吹豳詩鄭注豳詩七月也夫騶虞貍首九夏豳詩皆有辭亦曰奏曰吹而不言歌安得以南陔六詩言笙奏而不言歌遂斷以爲無辭乎胡竹軒云有不入樂之詩亦有不入詩之樂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竊謂笙管金奏其樂章亦謂之詩但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弦歌之堂下之詩笙之管之金奏之今之詩皆用之堂上者也鄭氏注九夏云此歌之大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賈疏謂歌奏通故鄭以金奏爲歌頌之

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又鄉飲酒賈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燕禮記云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是則笙詩六篇蓋皆載在樂經樂崩從而亡逸非本無辭者也新宮九夏亦猶是也新宮是堂下之詩鄭謂小雅逸篇非也堂下詩未必有風雅頌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恐亦未然惟本有辭故有其義而猶傳于世作序者偶得其義因連而及之然此六詩原不在三百篇之數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毛公雖以六詩之序禘廁于衆篇之閒而其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猶未爲大失朱子升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爲什之始而古經亂矣汪琥菴師曰無辭不害爲有義如漢魏樂章有聲無辭者甚多未嘗無義也蓋笙管金奏雖無詩而未嘗無節奏其高下抑揚具有條理義卽存乎其中如後人鼓琴而聽者卽知其志豈必詩乎（如孔子聞昭子流水高山之操）詩序六篇其義甚古必有傳受但樂節已亡無從考定耳（朱子以爲題辭非也）郝敬謂腔調之聲卽爲辭不害朱子明以爲如魯鼓薛鼓而亡之是未嘗無腔調也卽如今琴內之平沙落雁並無詩辭只有琴譜耳亦不害其有義也師涓以琴寫濮上之音而師曠知之何必其有辭乎今中和韶樂有辭丹陛大樂卽無辭豈非堂上堂下之別乎總之南陔六篇古人本不謂之詩至毛公作序未經分晰於是後之說者遂以象爲維清新宮爲斯干時邁等爲肆夏樊遏渠而古義失矣

特磬考

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考分玉磬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爲之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可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明堂位言玉磬四代之樂器也明是天子之制而謂魯得用之蓋魯君僭舞八佾則亦僭用玉磬也魯語言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此魯有玉磬之證

左氏成二年傳言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是齊亦有玉磬要皆諸侯之僭禮也諸侯有特鐘無特磬大射儀云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皆南陳鄭注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皆編而縣之鏞如鐘而大又注周官鎛師云鎛如鐘而大鎛與鏞同獨在一虡是鎛爲特鐘諸侯所得有矣諸侯特鐘有鎛磬惟言笙磬頌磬是諸侯無特磬矣蓋鐘雖特縣不止于一諸侯軒縣三面則有三鎛天子宮縣四面則有四鎛天子又有十二辰零鐘皆爲特鐘非止一鐘也亦詳特鐘考磬惟止一磬大戴禮所謂縣一磬而尙拊也惟止一磬而特以玉爲之所以爲天子之器諸侯不得用也陸農師以明堂位離磬爲特磬五禮通考從之案經典未有以離爲特者鄭注云離謂次序其縣孔疏謂叔所作編離之磬是離磬爲編磬也離之爲言麗編之於虡兩兩相麗故曰離磬何得謂之特磬乎陳暘樂書以大射笙磬爲特磬不知笙磬與頌磬相對頌磬既爲編磬則笙磬安得爲特磬乎其誤甚矣特磬亦在堂下經典及漢儒傳注並無堂上有特磬之說書益稷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下擊玉磬合于堂上琴瑟之聲也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是鄭謂鳴球在堂下矣請列五證以明之周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此天子之樂當兼有特磬而與鼓鞉磬柷圉等並列于庭則特磬不在堂上可知其證一也商頌云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依倚也鄭箋磬玉磬也堂下

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夫依者最相近之謂鞉鼓管等與玉磬相依可知特磬在堂下矣其證二也特磬與特鐘一類大射儀樂縣之位鎛縣在庭天子十二辰零鐘亦在庭此皆特鐘也夫特鐘既在堂下特磬何得在堂上乎其證三也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諸樂器多在下獨言匏竹者以匏竹之音輕清悠揚似宜在上故特言之夫匏竹與人聲相近而猶在堂下則玉磬更可知矣其證四也且以本經觀之下文后夔言拊擊石拊石（球字從玉明是玉磬此云擊石者從拊之又玉與石古亦通稱也）鄭注云磬有大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見周禮大石磬即玉磬也爾雅釋樂大磬謂之毊郭注毊形似犂館（此說恐非）以玉石爲之玉石猶言玉也特鐘大於編鐘特磬亦必大於編磬小石磬即編磬也編磬小故拊之特磬大故擊之擊重而拊輕也上文鳴球言戛擊不言拊（戛擊義同俗解輕戛重擊失之）知此擊石即鳴球矣樂器以磬爲尊（磬爲乾音乾八卦之首也）又其音難和故后夔親擊之擊特磬而兼拊編磬則特磬亦必在堂下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特磬不在堂上甚明乃僞孔傳云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并以戛擊爲柷敔與搏拊皆在堂上孔疏又引歌鐘二肆以爲堂上有鐘後儒悉從其說而樂縣大壞矣夫堂上行禮周旋之地几筵尊俎所敷陳安得有寬閒之處以設樂縣即柷敔不用簨虡亦無地可容況下文合止柷敔次於下管鼗鼓之下其在堂下自明堂上豈又有柷敔乎僞孔傳謂上下諸經竝無以戛擊爲樂器者惟明堂位有此各有柷敔謬甚

說此書是漢儒附會語多荒謬不足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拊夏連文皆以爲樂器明是引用虞書而誤解者僞孔傳承其誤也拊是樂器搏猶擊也周官樂記皆專言拊未有以搏拊爲器名者明堂位誤以書搏拊二字爲器名又故倒其文僞孔傳及鄭注因皆以搏拊連稱失之矣周官大師云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相類則拊亦在堂下矣左傳所言歌鐘謂與歌相應之鐘鼓棘棘爲小鼓拊亦鼓屬鄭注拊形如鼓擊拊與即編鐘也豈有設于堂上者乎陳氏樂書少變其說以爲特鐘在堂上不知特鐘即鎛與十二辰零鐘皆在堂下者也惟琴瑟隨歌工而升見鄉飲禮以歌必與弦相比故琴瑟不得在堂下且非在虞之物亦不礙於行禮也書以球拊與琴瑟並言者蓋樂始作之時必先擊球次搏拊乃鼓琴瑟以詠其事皆在下管閒歌之先而球拊又與琴瑟相應故連言而以次序之非謂四器俱在堂上也特鐘亦先擊而玉磬爲獨尊故言特磬而略特鐘周語云金石以動之是磬與鐘皆先奏益稷首言戛擊鳴球此先奏特磬之明證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之說當從趙注以爲振揚玉音終始如一喻孔子合三德而不撓金音始洪而終殺玉音終其聲不細朱注以爲樂之終擊特磬以收其韻失其義矣

笄璪考

古者冕弁之制上有笄下有璪笄所以固冕弁亦以縣璪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笄士冠禮云皮弁笄爵弁師言五冕皮弁有笄而韋弁在皮弁上其亦有笄可知亦皆有璪冠弁無璪而亦有笄者晉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委貌即冠弁此冠弁有笄之證以固弁也婦人不冠而亦有笄者所以縣璪亦以固副編次也婦人有璪者亦有二笄安髮之笄非所以縣若安髮之璪也賈公彥謂婦人止有安髮之笄非也

笄則服元冠繒布冠者皆有之士冠禮坐櫛設笄疏云笄有二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一是髻內安髮之笄一是皮髻內安髮之笄也安髮之笄今此櫛訖未加冠卽言設笄者宜是爲義婦人不盛飾亦有之也繒布冠亦宜有之經不言者互見也婦人有副編次縣瑱爲盛飾非盛飾纓笄而已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疏云笄安髮之笄婦人笄對男子安髮之笄謂之髻笄見士喪禮冠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安髮之笄謂之髻笄此冠指冕弁言謂之髻之爲言會也髮所聚會之也固冠之笄也冠者大名也

衡笄之爲言橫也橫之於首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後鄭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祀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有紞以縣瑱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也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紞紘綖杜注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男子亦有之追師專指王后言先鄭兼言男子非也卽固冠之笄也詩備

風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笄也衡笄爲一物明矣連言曰衡笄單言曰衡一也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紞衡之卽笄亦甚明蓋旣有笄不宜又有衡苟衡與笄竝設不亦過于繁複乎後鄭說非也何氏楷曾辨之士喪禮云髽笄用桑長四寸此死者之笄也生時不用桑疑當以竹爲之笄字從竹古本皆以竹爲之後王弼文乃用玉與象而安髮之笄仍當用竹爲之與其長不止四寸本賈疏固冠之笄長一尺二寸喪服云吉笄尺二寸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瑱用美石詳後文則笄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說文云瑉石之美者冕旒用瑉玉則笄瑱亦宜用瑉玉瑉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瑱玉笄卽承瑉玉而言不云瑉者省文又散文通也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眞玉也弁師瑉玉故書作璊注云璊惡玉名玉之惡者卽石

之美者其義一也玉之爲物最貴故非天子不得用純玉天子玉笏諸侯象笏天子玉輅諸侯金路象路是諸侯不得用玉也惟禘佩諸侯有玉然亦玉石相襍考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當讀爲龍侯用瓚伯用將將當爲垺字之譌說文云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龍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垺玉石半相垺也佩非止一物自可玉石襍用笄與瑱各止一物故用石也美石也美石似玉爲玉之次象又次于美石大夫士之笄當以象爲之賈公彥士冠禮疏說是也婦人從夫之爵則王后玉笄諸侯夫人以美石大夫士妻以象皆可推而知矣詩君子偕老篇云副笄六珈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按傳以珈爲笄飾當是加于笄者珈字從玉當亦石之似玉者也珈而曰六必有六數衛侯爵七命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當有四上公夫人當有八王后亦有珈玉數當有十上下等差分明毛公所謂別尊卑也諸侯弁飾皆奇數鄭注弁師云上公皮弁瑲飾九侯伯瑲飾七子男瑲飾五夫人笄飾皆偶數所以別陰陽也瑱之制縣之以統上係于笄統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奧篇言充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琇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統而言也旄邱篇言蕡如充耳毛傳蕡盛也充耳盛飾也晁氏以爲盛飾鄭箋以充耳爲耳聾弁服有充耳冠服無之故充耳且詩四言充耳皆指統瑱言則與蕡如二字不貫此兼統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奧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也尙之以瓊華與充耳以素句相承瓊華當爲瑱尙者加也謂

瑱加于紞也曰素曰青曰黃明是紞之色若以此爲瑱則瓊華等爲何物邪鄭箋以素青黃爲紞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是也淇奧傳云琇瑩美石說文璓字解皆云石之似玉者與毛說合有女同車篇言佩玉瓊琚渭陽篇言瓊瑰玉佩別瓊於玉瓊之非玉可知又木瓜篇報之以瓊瑤公劉篇維玉及瑤瑤非玉甚明瓊瑤連稱亦可知瓊之非玉矣說文訓瓊爲赤玉瓊非玉亦非必赤色玉藻言佩玉有白與山元水蒼等色而無赤詩言佩玉瓊琚瓊非赤色明矣瓊華瓊瑩瓊英爲諸侯大夫士之瑱瑱不應皆用赤色也鄭箋亦以瓊爲玉非也瓊亦石之似玉者與瑩相類故著篇言瓊瑩謂以美石爲瑱也瓊英瓊華言石之有英華者所謂美石似玉也本毛傳毛傳言首章士之服次章大夫之服末章人君之服小序云刺時不親迎是通上下而言士卑故侯于

著大夫尊故俟于庭人君更尊故俟于堂毛說自確鄭箋以爲三章皆指人臣言則既俟著何又俟庭而俟堂既充耳以素何又以青而以黃乎其說不可通矣據此詩兼君臣言是諸侯至于士瑱皆用美石但石之中又自有差等耳然大夫士亦有用象瑱者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又以規爲瑱是謂象瑱角瑱也檀弓言練有角瑱是角瑱惟喪服有之喪服用角瑱則象瑱爲吉服所用也弁師言諸侯皮弁亦用玉瑱故知象瑱爲大夫士所用楚語指人君言此蓋楚之俗非禮制也大夫親迎冕士親迎服爵弁著詩言親迎之禮而云充耳以瓊華瓊瑩是大夫士服冕與爵弁皆不以象爲瑱然則象瑱當惟皮弁韋弁服有之也毛傳言士親迎用象瑱然素實非瑱不足據也著詩言諸侯大夫士之禮是諸侯黃紞大夫青

紞士素紞魯語云王后織元紞言爲天子織是天子元紞大戴禮言葭纊塞耳葭爲黃色亦人君黃紞之證也士喪禮瑱用白纊又士白紞之證也魯語紞言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繩是也大戴禮葭纊之說蓋絲或通稱爲纊非實纊也死者用纊則生時不用纊可知賈疏云古者瑱不用纊士死則用白纊此說得之陳氏禮書謂縣瑱皆以纊不特死者爲然非也纊之爲物柔脆豈可以縣瑱乎元紞諸侯黃紞君臣之分也然黃爲中色亦人君之象諸侯在國爲君則黃色亦宜大夫青士白皆臣象矣冕弁皆有紘紞與紞相似天子朱紘諸侯青紘見祭義大夫士緇紘見士冠禮禮器以管仲朱紘爲僭鄭注謂大夫當緇紘此說是也　朱者太陽之色青者少陽之色天子諸侯之象也黑者北方陰色大夫士之象也二者皆別君臣之象適相類也天子元紞朱紘諸侯黃紞青紘大夫青紞緇紘士素紞緇紘皆不同色昭其文也紘紞相類故左傳連言之紘止一采則紞亦止一采可知魯語言天子元紞其非五采明矣鄭氏著詩箋謂紞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蓋以此詩皆言人臣之禮紞具素青黃三色也考聘禮繅藉三采爲朱白蒼鄭注弁師瑤玉三采亦以爲朱白蒼紞若有三色當爲朱白蒼何以素青黃邪且既合三色爲一條何以先見素次見青次見黃邪元紞明見于魯語安得謂人君五色邪繅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紞何以天子與諸侯同邪謬亦甚矣婦人充耳當與夫同君子偕老詩云玉之瑱兮此亦石之似玉者通稱爲玉耳非眞玉也追師疏謂諸侯夫人用玉瑱與王后同誤矣此皆當辨正者也汪瑟菴師曰按玉出昆侖昆侖在漢于闐境今爲和闐大荒之地中國不可常得古所謂玉大抵皆石聘禮貴玉賤璋其實玉璋對文異

散則通也瓊爲赤石碧爲深綠之石鯖蝦鼈蔥珩其色更深鄭注蟲齊謂翁翁然蔥白色今之翡翠玉也美如玉玭言英瑛通亦石名也瑊赤砆故古稱藍田產玉今藍田無玉蓋即藍田石耳雍州球琳琅玕球琳琅玕郎石之次玉者其說甚長姑略舉之

大射說

射以大言何其事之所該甚廣與射之人甚衆而天子亦必親爲之大於賓射燕射鄉射所以名大也先儒各言其一端不免疎漏而將祭擇士之說尤謬謂大射之事有四一曰試諸侯羣臣之功書益稷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是射所以試羣臣之善惡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注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案鄭注沿將祭擇士之誤而讀春爲蠢蠢以功殊爲不詞蓋大射在春

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疏云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之也（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決之于射專指士言與經不合）然則選之云者蓋既知諸侯功過而又以射擇其有功者進爵益地或褒賜車服卿大夫士之有功者亦然射本以觀德而功乃德之所著考其德則知其功必不虛乃行慶賞也射義又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鄭注云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此雖專言諸侯而卿大夫士亦可知矣弟諸侯尤重于卿大夫士大司馬云大射則合諸侯

之六耦射以六耦爲正其重試諸侯明矣此試功之事大射所
最重者也一曰君臣相與習禮樂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
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
射故聖王務焉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射必容
體比於禮音節比於樂見射義故習禮樂莫若射也文王世子云
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于秋故大射必于春也
四射皆以習禮樂然賓射燕射因賓燕而射射否唯欲主於序
歡情非專以習禮樂大射則專習禮樂也且賓射天子與諸侯
射而羣臣不必皆射燕射者惟羣臣天子不必親射諸侯又
不與射也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注云舞謂執弓挾
矢揖讓進退之儀是大射諸侯皆射也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
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太僕云王射則贊弓矢賈
疏云此謂大射也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
此太僕所掌者是也是大射天子必射也司裘云大射共虎侯
熊侯豹侯鄭注云王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士射豹侯是
大射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皆射也賓射燕射則不若是鄉射
非天子諸侯之事更無論矣故曰君臣相與習禮樂惟大射也
盛氏世佐主此說蓋古者天子不若後世人主之自尊故亦與羣臣習
射揖讓升降以習禮樂而盛世交泰之風于此見焉夫惟大射
以習禮樂故必在大學之中大學者教習禮樂之地也賓射燕
射非專習禮樂故在宮寢之中而不在大學也鄉射亦以習禮
樂故于庠序之中然鄉學之小不如國學之大矣大學在南郊

凡有五學詳學制考大射當在東膠東膠亦曰東序孟子曰序者射也則東序于習射宜文王世子言學干戈于東序射以弓矢亦干戈類也養三老五更亦于東序周官每以大饗射連言則大射在東序甚明孔沖遠謂大射在西郊虞庠非也見司服疏白虎通云東方者春也大射在春故于東學此又理之必然者矣司服云王饗射則鷩冕賈疏以爲此大射注云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似以爲賓射失之蓋大射專習禮樂又羣后咸在故冕服以隆其事不若賓射燕射之弁服也賈疏謂燕射朝服賓射皮弁服案諸侯朝服以燕則天子宜皮弁服以燕也一曰試諸侯之貢士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大學東序也注云三歲而貢士疏云此據尚書大傳也周官言三歲賓興賢能則諸侯貢士必以三年伏生書傳所言自確而射義言歲貢者蓋就一國而言則三年貢士統諸國而言則每歲皆有所貢之士故曰歲貢也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貢物以春則貢士亦以春可知諸侯貢士在春故天子以大射試士亦在春貢士每歲行故大射亦每歲行與考工記春以功之說正合也孔撝約引此說三朝記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此亦一證諸侯國有遠近二月可以畢集且入學習舞在仲春大射以習禮樂亦宜在仲春矣但射宮當在南郊大學而謂爲壇於東郊則不可信也孔撝約引此不加駁正失之射義又云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鄭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孔疏云澤所在無聞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案射宮在明堂之左澤宮疑亦在明堂圜水之內故得

澤名詳明堂考射于澤宮亦是大射當使大臣臨之天子不親往也至射于射宮天子乃親視之貴德尊士之義也夫諸侯之將貢士必以大射選之先是鄉大夫以鄉射禮選士進于諸侯所貢士亦必以大射試之而天子于諸侯又以大射試之信乎觀德行者莫如射矣一曰順達陽氣白虎通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歟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云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云春日載陽合射辟雍皆與白虎通合仲春之時陽氣尚未盡達故以大射達之大射于南郊之東序東南皆陽方此亦順達陽氣之意也大學教舞干戈亦以仲春于東序干戈武舞主于發揚武車舒旂亦此義猶射之順達陽氣也然順達陽氣此義非王者所重班氏專以此釋大射失之隘矣凡此四事皆大射之義然非一事爲一射也賓射燕射無射射之小者無定時亦無定數大射爲重禮當不數行惟于春一舉之耳澤宮大射天子不親非正大射也此猶公卿之大射不在天子大射之數蓋以試諸侯卿大夫士之功爲主列國貢士亦併試之天子乃亦親射以習禮樂而諸侯羣臣諸貢士之射莫非所以習禮樂也至順達陽氣之意又何嘗不寓于其中乎諸侯大射亦有四事略與天子同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是射夫亦甚衆矣諸公鄭氏以爲大國之孤然孤一人何以曰諸孔撝約以爲附庸之君竊謂當兼言之附庸爲大國之屬諸侯亦得以射試之也侯國有鄉學賓興之士亦宜以射試之大射儀三耦之後有衆耦鄭注云衆耦士也鄉學所升之

士蓋在其中矣三耦卒射後君亦親射與賓爲耦所以習禮樂也公入奏驁是射宮亦在郊諸侯有三學詳學制考大射亦當在東學也大夫大射祇無試貢士之事餘亦與諸侯略同蓋大夫亦有臣也弟其臣甚少故射人云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麋侯也見司裘降于諸侯之四耦三侯也大射儀是諸侯之禮有三侯而射子諸侯各三侯大夫士各一侯也士亦有大射射人言諸侯二侯疑傳寫之譌蓋天儀言士射于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考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爲士治事卽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于孔子冢顧亭林謂冢在講堂之後弟子于堂行大射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相地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賓射非也蓋大夫士大射皆于國外射圃也圃之中亦當有堂可先于此燕飲故射義有揚觶之文也若夫將祭擇士之說于事理不合大射儀周官竝不言將祭擇士考工記言春以功祭豈必在春乎周官言祭祀之事各有定職豈待以射擇之若諸侯貢士大約至仲春方集京師而祭以首時必不及助祭矣且天子羣臣甚多又有諸侯來朝者助祭之人已有餘何必取侯國新進之士乎射義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

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先儒之說多本此夫天子慶讓諸侯益地削地必視諸侯一身之功罪功罪既聞而更以射明之如篇中所云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乃可通也豈有以貢士射之中不中行慶讓于其君且益地削地乎此言殊謬而擇士以助祭之非猶可勿論也學者以爲經文必當尊信不知射義昏義等篇非經也乃禮經之傳也傳者解經豈必盡當擇善而從勿爲所惑可耳敖繼公謂飲酒而射則大射與燕射何異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求古錄禮說十三　臨海金鶚誠齋著

祭天神地示不求神而祭天神地示則否蓋人鬼與神示異也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用鬱鬯之酒灌地所以求神於陰取脾臂和蕭爓之所以求神於陽此皆在正祭之先以必先求神神既格而後可享也若天神地示英靈昭著在人耳目非若人鬼之歸於杳茫者比則何必先求神而後享之哉是故宗廟之祭有灌而祭天神地示秬鬯尊而不灌其意可見矣唐永徽中許敬宗言天燔柴地瘞血皆貴氣臭用降神羅泌以周官求牛爲求神之牛謂燔以降

神享牛則用以祀神陳祥道禮書云周人尚臭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是亦以燔瘞爲求神也元豐元年陳襄言陰祀自血始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亦求神之說也近秦蕙田五禮通考謂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爲重世儒皆以爲然而不知其說之謬也案周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覲禮記云祭天燔柴祭地瘞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說文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是則燔柴瘞埋與血祭正所以享神而非所以求神也求神之說經無明文鄭注三禮亦無之先儒特以人鬼爲餉不知其禮有不同也天神在上故燔柴以上達於天地亦在下故瘞埋以下達於地血祭之法當是以血灌地亦使其氣之下達也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于地乎郊亦薦血而不謂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爲瘞形質故須瘞埋血有氣無質何必瘞乎　使之實歆其氣味也人位乎天地之閒死而爲鬼魂升天而魄降地不專在上亦不專在下燔瘞所以兩無所用也祭人鬼以灌鬯焫蕭求其神祭天神地示以燔柴瘞埋享其神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辨也後世祭天神地示者燔瘞皆不于正祭之時或行于既祭之後胥失之矣

天子宗廟九獻辨

天子宗廟之祭禮經已亡孔穎達禮記疏賈公彥周官疏及杜

佑通典皆謂天子祭宗廟九獻灌尸朝踐饋食皆二獻王與后各一酳尸三獻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爲賓者一是九獻也後儒皆從之惟陳祥道禮書以灌不與於九獻而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亦九獻也案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此泛言獻數而不言其所察則天神地示人鬼皆該之是天子祭宗廟七獻而已一獻小祀也三獻五獻次祀也七獻大祀也大祀止七獻宗廟無九獻可知天神地示人鬼此秩序之典人鬼不得過於天地也先儒皆謂天子祭天地七獻而祭宗廟乃九獻豈禮也哉或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宗廟三牲祭天特牲則祭天七獻宗廟九獻宜也不知七獻已甚多不得謂之少若謂以少爲貴則祭天當一獻矣何以七獻也既用七獻乃是以多爲貴故知宗廟不得過于天地也祭天王服大裘冕十二章而祭先王服衮冕九章是亦以多爲貴不可執特牲一端而謂皆以少爲貴也 考之周官灌不得爲獻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

裸而酢裸與灌同饗禮九獻是灌不在獻內也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裸用斝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朝踐猶朝獻也別灌于獻灌之非獻甚明蓋獻必以五齊禮運云醴酸以獻醴齊也酸盎齊也而灌用鬱鬯非五齊也獻必以玉爵大宰云享先王贊玉爵鄭注云宗廟獻用玉爵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琖大圭非玉爵也獻必在堂而灌于大室非在堂也獻必有俎而灌時尚未迎牲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未有俎也獻尸必飲而灌鬯用以灌地尸不飲也郊特牲云灌用鬯臭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祭求陰陽周人先求諸陰是灌所以求神非所以獻神也安得以灌爲獻哉說者據祭統獻之屬莫重于

祼遂謂灌卽是獻不知對文灌與獻別散文灌與獻通以灌酌鬱鬯授尸　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君不自灌地而授尸以灌也尸受鬱鬯卽以灌地鄭注小宰謂凡鬱鬯祭之啐之奠之與求神義不合恐未是有似於獻故以爲獻之屬耳灌弟可通稱爲獻而實非正獻之禮安得并數之以爲九獻乎若灌可列於獻則酳尸之後有加爵亦可列於獻乎　祭統謂尸飲九是合加爵言之謂之飲不謂之獻也灌不得爲獻則止有七獻無九獻矣陳氏不以灌爲獻自是卓識而謂朝踐饋食酳尸皆三獻則亦失之夫祭之禮王與后交獻衆子弟賓客不得混之如陳氏說王與后各一獻之後其末一獻誰爲之邪且天子無九獻又可以特牲少牢饋食禮斷之特牲士祭禮少牢大夫祭禮皆三獻由是上推諸侯宜五獻天子宜七獻矣若天子九獻則諸侯七獻大夫可五獻何乃與士同三獻乎觀于大夫士同三獻天子無九獻可決矣賈公彥謂大子與上公同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夫上公雖貴亦諸侯也諸侯豈得與天子同哉或謂上公得用先代禮樂故可與天子不得用本朝天子之禮樂先代可用者子孫統承之義也本朝不得用者臣下不僭之義也若先代禮與本朝異者乃可用之如殷尚白微子白馬來朝是也若先代禮與本朝同者則不得用用之則僭矣　凡公以九爲節者天子必皆十二公圭九寸天子尺有二寸公冕服九章天子十有二章是也天子不以十二爲節則公與侯伯子男同如天子堂九尺諸侯皆七尺天子舞八佾諸侯皆六佾公不得獨異也禮莫重於辨上下若公與天子同九獻是上下無別禮之大節紊矣故知天子無九獻也鄭氏注祭統云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是二灌不與獻數似鄭謂天子止七獻然注禮器七獻神以爲祭

先公不言先王又似天子有九獻矣祭祀國之大典故詳考而明辨之

五帝五祀考

五帝五祀先儒考之未詳說者多謬案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有謂五帝卽天者非也詳禘月令云春帝大昊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月令以五帝爲人帝豈伏羲諸帝以前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謂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以此爲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五行氣

行於天質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春祀句芒夏祀祝融中央后土秋祀蓐收冬祀元冥卽五祀之神也說者或以五神爲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故配食於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以爲五人神抑又誤矣左傳以五祀與社稷竝稱是地示非天神也對文天曰示散文示亦曰神故月令五者皆曰神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列注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夫五帝爲天神何得以血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司農

血祭又何得祭於宮中其說甚繆後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歷舉天神而不及五帝小宗伯言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蓋大宗伯言五帝而不言五帝小宗伯言五帝而不言五祀乃互見之法也大宗伯以昊天上帝該五帝小宗伯以五帝該五祀乃省文之法也鄭注大宗伯云祀五帝亦用實柴案天神有禋祀實柴槱燎三等以禋祀爲首地示有血祭貍沈酇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祭地亦血祭本鄭注五祀卑於地二等社稷卑於地一等五祀次於社稷卑二等尚得與地同血祭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禋祀乎司服云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此上帝卽五帝也本鄭注服與圭皆與天同其同爲禋祀明矣五帝之壇當各依五行之數青帝兆于東郊八里壇用青土赤帝兆于南郊七里壇用赤土白帝兆于西郊九里壇用白土黑帝兆于北郊六里壇用黑土黃帝兆于南郊五里在未方未是季夏土氣最旺又未爲坤方坤土也壇用黃土五祀亦當兆于四郊其壇土色與五帝同而其制小而且卑皆可推而知矣四圭有邸特有故而旅則用之若其正祭之玉必各依方色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鄭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

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
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考四方之神不止五帝鄭
但以五帝解之舉其重者耳其實青圭等玉非徒以祀五帝也
五祀四望皆可謂四方（詳四方之祭解）此經下文云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而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則四望之玉亦用青圭等
甚明五祀在四望之上（四望是嶽瀆之神次於五祀詳四望考）亦必用青圭等玉
無不可推而知也黃帝之玉鄭注未之及以方色推之蓋與地
同用黃琮五帝以黃帝爲尊其與地同宜也此節注止言四立
迎氣而上文五祀注言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賈疏遂謂四立之
日迎氣在四郊幷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不知一年止有四時
四時所以成歲王者重之故親迎于四郊中央土無正位不成

一時安必有郊迎之禮若果有之當於夏季土旺十八日之中
遇戊已日行事與四立之祭亦不殊也至于配食之法當以五
人帝配五帝五人神配五神如立春祭青帝以伏羲配食又祭
句芒以重配食如是乃得其稱也鄭以大昊爲人帝句芒爲人
神皆配食青帝君臣竝配既無尊卑一神二配亦復不稱矣若
夫合祭五帝當在夏正孟冬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不知四郊之祭各有
定日安用卜此祀五帝必合祀非四郊之祭也明堂祭上帝本
是祭天五帝特從祀耳郊謂明堂祭五帝既非嚴父配天之禮
而季秋之時又未可以服大裘其說不可通矣明堂五帝既從
祀不當復設五神之位鄭謂武王配五神其謬尤甚（詳禘祭考明堂）

既不合祀五帝則知合祀五帝當在南郊蓋別爲一壇設於丙巳方以昊天壇既在正午宜避之而偏於東象太微垣之五帝座也祭於孟冬四時既具又可服裘無不宜矣國有故而旅亦當合祀五帝其禮視四立專祀爲隆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鄭注大旅祭五帝也旅是有故而旅曰大旅則合祀可知矣五祀亦有合祭其壇亦當在南郊其時亦當在夏正孟冬或在祭五帝之後或卽與五帝同日行之若至仲冬於周正爲孟春不可合祭矣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鄭注以天宗爲日月星日月星合祀在孟冬五帝五祀亦於孟冬合祭其義一也凡祭有祈有報孟春之郊天所以祈也季秋之饗所以報也四時之分祭五帝所以祈也孟冬之合祭五帝所以報也以形體言謂之天南郊祭天以日月從祀日月與天皆有形體可見者也以主宰言謂之帝本程子　程明堂祭帝以五帝從祀五帝與帝皆無形體可見者也南郊明堂以祖考配五帝則以先代之帝配五祀又以先代之官配神之尊卑異也古聖人制作之精意蓋如此

禹貢九等賦解

禹貢九州之賦有九等孔疏云九州賦有九等者人功有强弱故獲有多少傳以荆州田弟八賦弟三爲人功修雍州田弟一賦弟六爲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記以定差劉敞七經小傳云州大者則賦多州小者則賦少案聖王之世無游民何有人功修不修之異孔說非也雍梁大於豫豫賦弟二而雍乃弟六

梁乃弟八劉說亦非也賦出於田九等之差雖不係田之美惡而必係田之多寡州境雖小而山川少則土田多州境雖大而山川多則土田少如豫州境界雖少而一望平原曠野其田卻多故賦第二雍梁與揚境界雖大而雍梁多山揚多水又地卑受水患深可耕田少故賦第六弟七弟八也雖然人功固無修不修之殊而九州人民未嘗無多寡土廣人稀田不免于荒蕪矣至于上錯下錯又係乎天時之豐凶然則九等之賦始合天地人而總計之不得專主一說也

門人解

論語參乎章門人問一貫於曾子那疏以爲曾子之門人於顏淵死章亦以爲顏子之門人朱竹垞因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此說非也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爲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聖門惟曾子得傳夫子之道於此章可見觀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以一貫可知諸子尚未足以語此宜乎有所疑而問也顏子卒後諸子惟子貢最聰明乃夫子問以多學而識子貢尚疑信參半而曾子聞一貫之言直應曰唯可見子貢不如曾子其餘可知矣豈必曾子之門人始不喻一貫之指乎夫子言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得同在夫

子之門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之名乎夫子若對子路之門人言當云汝師若此皆爲夫子之門人甚明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門人最多爲臣不過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羔爲費宰證之可見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欲厚葬之此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爲顏子門人也末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爲夫子夫既或治之檀弓夫夫也左傳此蓋夫子在家聞之自言於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皆是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或夫字爲發語非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二三子之設科之類弓字今本作子字誤亦未可知詞如孟子夫我乃行之夫弓之夫也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爲顏子門人乎此亦皆當爲夫子之門人

也總之論語書諸弟子記夫子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爲夫子門人不問可知若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不然何以別乎聖賢著書豈有襍亂無章疑誤後世者哉若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不稱門人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尤不然孟子言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檀弓言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驟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於門故謂之門人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弟子爲少年者之稱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鄉射禮三耦使弟子又云弟子奉中皆少年之稱也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以其衆而相從如將帥之卒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

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擬稱之非正稱也故論孟檀弓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者以門人爲在門之稱在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子而行宜稱從者亦所以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如此記者紀載皆書門人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獨稱弟子者此蓋哀公稱弟子故如其言書之非記者之稱也不可以不審也夫弟子爲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之正稱受業者弟通稱之門人爲受業之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然分明乃謂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傳授者稱門人果何據乎邢氏不以門人爲夫子門人其說固非然曰曾子之門人顏淵之門人是仍以門人爲弟子之稱弟省文而直稱門人耳邢氏之意蓋謂當書曾子之門人不書曾子省文也竹垞乃別弟子門人爲二以轉相傳授者爲門人其失更甚於邢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氏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卽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爲門生此亦非受業于門者與漢之門生又異要之皆非正也今太學及郡縣學諸生見學師稱門生此雖不必受業猶有古意　朱子注論語于訓詁名物多採注疏而于門人獨不採邢說且又無注誠以門人自必爲夫子之門人可不煩注釋也豈知後人猶有異說乎又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五十六歲去魯至六十九歲乃歸當夫子去魯時曾子方十歲未能受業又豈能越國相從故陳蔡之厄論語記顏淵十人曾

子不與也或謂德行節當別爲一章非相從陳蔡之人然曾子傳道有子似聖人何以不列德行之科此說非也

至夫子反魯時曾子年二十三始受業于夫子夫子稱其質魯是受業初年尚未能聞道也內則言男子三十博學不教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以曾子年方二十餘歲質又魯鈍遽自爲師教授必不其然夫子卒時曾子纔二十八歲是從夫子止五年耳曾子常在夫子之門篤信好學故能數年而卽聞一貫苟或居家教授用志不專何能及此檀弓曾子自言事夫子于洙泗閒言事則必常在門可知是聞一貫時當無門人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教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此固是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于其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爲之師必引而致之夫子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爲聖人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夫子卒後門人始有教授者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案史記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是夫子卒時子夏年方三十前此更安得言老卽或四十爲三十之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此不可信夫子去魯時年五十夏與焉則去魯時其年必不止十二也古亦未可稱老也西河三四字皆積畫易譌四當爲三之譌也晉地史稱魏文侯敬禮子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年故稱老也然則論語子夏之門人亦在夫子卒後耳子夏自少卽從夫子周流四方及反魯與曾子事夫子于洙泗閒又爲莒父宰是時未設教也其餘皆可類推

子思受業于曾子雖然三子門人之有無猶未可定而以論語亦在夫子卒後本文詳玩之門人必非三子之門人斷斷無疑也

元色蒼色辨

元之爲色詩傳說文皆謂黑而有赤色鄭氏謂六入爲元在緅緇之間亦以元爲黑赤色也鷖竊以爲不然易文言傳言天元考工記言天謂之元是元者天色也天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緅之類既不象天又爲水火相克古人閒色惟用黑青與赤黃兩色以其五行相生而又下服褻服且不可用況可爲冕服之冠衣乎赤色象天地也屬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爲齋服乎昏禮幣用元纁象天地陰陽亦必取五行相生爲吉若水火相克又豈昏禮所宜乎是知元色必非黑而赤也案天色實青而微黑人所共見天爲陽

易象以東北竝爲陽方故天色青黑乾四德統於元天主於生物也青色於行爲木於方爲東於時爲春故天色多青然陽氣始於冬至又天開於子乾位於北五行天一生水則天又宜兼黑色矣地是積土所成其色宜黃然土生於火故坤位於未申之閒地色宜黃而兼赤也古聖人制衣裳以象天地元衣纁裳元爲黑青纁爲赤黃各合二色昭其稱也若元止是黑色今人皆謂元是黑色與天象不合又與纁不稱若黑中有赤不但五行相克而且天地混襍水屬天火屬地故水數一火數二坎爲乾再索離爲坤再索也非法象之正矣故知元必黑而青也請列六證以明之周髀算經文義古奧的是先秦之書有云天青黑地黃赤元以象天則必黑而青一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元武說者以元武爲龜龜色黑而微青樂記

言青黑緣者天子之大寶龜二證也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
以青圭禮東方是天色與東方同覲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云大
宗伯以元璜禮北方知此亦元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
與東北方同則元之黑而兼青可知三證也玉藻云君子狐青
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色綃綺屬染之以元
於狐青裘相宜夫以元衣裼狐青則元必有青色可知四證也
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說文元幽遠也是元有幽義
幽與黝通玉藻幽衝幽讀爲黝周禮陰祀用黝牲黝一作幽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色
說文玉篇同則元亦黑而青可知五證也爾雅云元黃病也凡人病
面色或黃或青黑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亦謂草至秋

冬而病其色或黃或元草色本青至秋冬變色青而兼黑故謂
之元六證也凡此六證若以元爲黑而赤則皆不合惟以爲黑
青則無不合矣染采之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縓爲赬爲
纁以青爲質而入黑汁則爲綦爲黝爲元是元本無赤也先儒
以染元用赤色爲質故謂黑中有赤豈染元必本於赤乎六入
爲元鄭以意推之經傳實無明文也君子不以緅爲飾而鄭以
爵色爲緅亦非也爵色爲弁冕服之次豈可用赤黑色乎冕用
元色爵弁爲冕之次是爵色當與元相近故元端服元裳爵韠
也至[illegible]蒼色先儒多以爲青蒼字從艸艸色正青天色固青而
黑然青色爲多從其多者而言故曰蒼天也月令春三月器服
青與蒼竝言止是一色東方青龍亦曰蒼龍繅藉三采朱白蒼

朱白皆正色蒼亦必正色可知蒼之爲青明矣青亦曰蔥玉藻有蔥珩蔥與蒼皆取草木之色也曲禮五十曰艾釋文艾謂蒼艾色詩鄭風綦巾箋云綦蒼艾色書顧命綦弁注云青黑曰綦是蒼艾色爲青而兼黑也人髮本黑至五十始衰髮不正黑而微青是謂蒼艾色韓退之文言髮蒼蒼化而爲白李太白詩云朝如青絲暮成雪皆謂髮先變青而後變白是蒼艾非黑白相襍也曲禮孔疏以爲蒼白色亦失之矣綦爲蒼艾色是蒼字亦有青黑色之說古人所謂蒼顏白髮亦以人老而顏色青黑也書言黎老是也蒼青多黑少元黑多青少皆象天色故天稱蒼天亦稱元天若以蒼爲黑白或爲青白皆與天色不合矣謹陳管見未知是否

對天色元問

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古人元衣纁裳元色青黑纁色黃赤所以象天地也然天色青多黑少地色黃多赤少而元色黑多青少纁色赤多黃少元可與黑通稱是黑多青少也三染謂纁纁可與赤通稱是赤多黃少也與天地之色不甚相合此其中有精義焉天主生物生物在春故其色多青地主成物成物在土故其色多黃冕服元衣纁裳其用以祭祀爲重祭祀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天爲陽陽始于冬至地爲陰陰始于夏至天色青屬木木生于水地色黃屬土土生于火水火者木與土之本也元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明本始之義也且聖人作易八卦以乾坤坎離爲重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上經始乾坤而終于坎離下經又以既未濟終此其義也

元衣在上其色多黑象水纁裳在下其色多赤象火坎上離下爲旣濟之象也水火各兼陰陽坎陽爲水天一爲水水陽也離陰爲火地二爲火火陰也水屬冬氣寒而潤下陰也火屬夏氣熱而炎上陽也以水陽火陰言之則元上纁下爲陰陽定位天尊地卑君尊臣卑之象也以水陰火陽言之則元上纁下爲陰陽交泰天地相交君臣相交之象也坎上離下爲旣濟者以陰陽交也陰陽交合上下相濟人事無所不宜故朝覲用冕服元衣而纁裳也元色兼黑青纁色兼黃赤所以象乾坤元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象坎離聖人一衣裳之制而易之全體大用昭焉顧先儒未之暢發謹承明問而詳陳之鶡言黑多青少者謂元色非謂天色也天色實青多黑少易言天元者特以天色青黑元色亦兼青黑故云然耳非謂天色黑多青少正如元衣之色也凡取象止大概

相似不必全肖不可泥看

朝覲考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薛氏禮圖云春夏之時王旣送諸侯訖服皮弁服當宁而立諸侯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更服衮冕入廟諸侯裨冕而入行享秋冬之時諸侯皆乘墨車天子不迎朝享悉受於廟異於朝宗陳氏禮書云春夏者萬物交際之

時諸侯分東西面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諸侯一於北面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此皆與鄭注略同萬充宗則謂行覲之日天子先當宁而立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在此時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無春秋之異案二說皆非也朝宗覲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必不有異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欲以明陰陽之象而致失君臣之義古聖人必不出此凡諸侯見天子無論何時皆謂之覲書言肆覲東后於春時言之可知覲不專於秋也詩言韓侯入覲左傳言晉侯出入三覲郊特牲言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皆諸侯見天子稱覲不必在秋否則天子春夏皆下堂而見諸侯有是禮乎覲亦通言朝如書言羣后四朝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也（朝亦四時之通稱不必在春）然諸侯相見亦稱朝君臣每日常見亦稱朝惟覲則專屬諸侯見天子不可混稱故儀禮覲禮一篇特名曰覲所以別於常朝也鄭氏乃謂此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誤矣夫臣之於君皆當致敬苟以秋冬來者簡省其禮不行享獻則有不臣之心矣且經文明言四享（鄭注四當爲三）是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何謂享獻不見乎賈疏云享謂朝覲行三享獻謂三享後私覿私覿後卽有私獻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會同旣有私獻則常朝有私獻可知此說更謬私

覲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已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已物也又何私焉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尙左手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鄭注授當爲受賓再拜送幣皆謂玉爲幣也玉獻卽三享享與獻義同東帛加璧故曰玉獻豈別有私獻乎敖氏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爲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也同異見之別案敖氏不專指秋覲是也然以無以異大國小國亦不異也文明言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異姓同見有東面西面之分先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具于朝禮故略之也五禮通考取此說此亦不然儀禮一經最爲詳悉如鄉飲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之耳此篇首云至于郊其前必多闕文天子待諸侯有饗有食有燕此但言饗無食燕又聘禮有致飧致饔禮飧小禮饔餼大禮皆致于館而此無之又無還玉禮同姓大國四句敘于賜車服饗禮之閒上下不相承此四句疑在齎夫承命告于天子下諸侯覲于天子疑是篇首之文而錯簡在後爲宮以下別言會同之禮當有會同字在爲宮上今接於諸侯覲于天子之下非其次也會同與覲不同考之全經未有若此者此皆闕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鄭謂三時禮亡惟覲禮存豈其然乎他篇亦有缺文此篇更甚凡朝聘皆必受摯于廟者謙不敢當若爲先祖而來也廟以大祖爲尊覲當在大祖廟以鄭氏謂在文王廟非也大祖必無受摯于朝之禮且諸侯奠摯必北面而此云東西面其非受摯甚明薛氏謂諸侯春夏棄命車天子出迎君臣皆服皮弁此本崔

氏之說其謬尤甚秋冬棻墨車大夫之車而春夏乃棻命車金象等輅秋冬天子不迎而春夏乃迎之何春夏諸侯之尊秋冬諸侯之卑邪總之朝覲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詳天子諸侯亦必無不棻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服乃諸侯初見天子受摯而以此服相接可乎至于東面奠玉稽首此爲自造禮文氏說此非崔夫東面送幣者賓禮也諸侯覲天子敢以賓禮自居乎既居賓禮何又稽首乎陳氏謂春夏萬物交際王宜于堂下見之此用天子不下堂說不知堂者廟之堂也當宁在路門外又何堂之可言以欲象萬物交際而自卑以接諸侯其昧於禮甚矣說經不以理爲主而傅會於天道陰陽者皆經中之稂莠也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爲長禮記義疏取之然以覲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

前無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文所云載龍旂弧韣乃朝者朝卽覲之通稱也萬氏據此遂謂天子朝萬氏乃謂先朝後覲又與經不合且諸侯初見天子卽當北面奠摯稽首此一定之禮也乃先至於朝東西面而立此何說邪萬氏謂先於此通姓名不知通姓名者擯介之事也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云嗇夫爲未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通姓名宜在此時其文在天子負斧依之下可知在廟不在朝擯者告于天子可知諸侯不敢自言姓名曲禮所謂臣某侯某者擯介之詞耳豈自稱姓名於天子者哉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聘禮猶然況於覲乎若謂朝中用擯介傳言古無此禮介不入廟則不入朝可知若

謂在大門外使上介通姓名天子當宁以聽之則諸侯何必序立於朝天子又何必當宁而立乎皆不可通矣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覲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白虎通云諸侯不純臣郊特牲云臣之北面答君也是北面爲臣位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仕於王朝者也其來朝者與爲臣者異故不與三公同北面以示不純臣之義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公侯伯子男皆東西有賓道焉亦此意也治朝之位卿東面大夫西面此日諸侯行朝禮當位於卿大夫之上天子下而揖之所以親親之也覲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同姓爲先異姓爲後注本鄭親親之義也朝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爲尊故諸公居之案諸侯有五等薛氏謂伯子男則東方最多西方甚少不相稱矣竊謂此經特略言之若有伯子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詳朝位考廟所以序昭穆故必分同異姓朝所以序爵列故不分同異姓而序尊卑此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審也

會同考

會同之禮有四一是王將有征討會一方之諸侯周官大宗伯云時見曰會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鄭不言一方諸侯文略也賈疏亦不詳論語會同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此說是也但論語會同乃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于天子也大行人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一是王不巡守四方諸侯皆會京師大宗伯云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

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內者也一是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尚書周官篇所謂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也此雖梅氏僞古文然其說自有所本伏生尚書大傳有此意但未詳耳禹會諸侯於塗山一是亦是巡守會同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若周宣王會諸侯于東都詩言會同有繹是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外者也時見時巡所會皆止一方諸侯是會同之小者也會同二字對文則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散文則通同亦可言會會亦可言同殷見殷國所會則四方六服諸侯畢至故言同總之皆曰會同

曰殷是會同之大者也先儒會同之說其誤十有八一曰小會同是諸臣相會周官小祝云凡小會同掌事焉鄭注云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司馬疏案小說亦然

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王綱墜矣此春秋衰世之事而謂成周有之乎時見固是會同王巡守固是會同之小者然周官例不言小皆但稱會同惟小祝小司馬言小會同此蓋時會中之小者故以小祝小司馬掌之歟一曰殷國在畿內諸侯畢朝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賈疏云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夫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

事其不在畿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五禮通考云大宗伯之殷見職方氏之殷國其禮一也沿鄭注之誤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混爲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于近畿巡行近于王畿之地大約在侯甸二服中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于時巡之會四方諸侯來朝又有似于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爲一矣周官所言會同多是巡守及殷國之會如縣師作其衆庶馬牛車輦稍人作其同徒輦輦廩人治軍人之糧食掌舍設梐枑司戈盾設藩盾可知皆境外之會同也殷國與巡守異說者或合爲一誤一曰殷國諸侯四方四時分來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云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案諸侯朝覲經典竝無分方分時之說蓋朝覲之年有定若東方諸侯春時或有故則至夏秋皆可朝苟必拘其時將廢朝乎自鄭有此說後儒悉從之而朝覲之大典亂矣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于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必不然矣若謂亦一年而周則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天子安居國中而諸侯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國中乎一曰會同之壇隨時設于其方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鄭注云宮謂壝土爲埒爲宮者

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於南方秋於西方東於北方注周官司儀亦云然案覲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竝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五帝五祀四望之壇各兆于其方四時迎氣各于其方此求之以其類也會同而隨時分方于義何取乎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在南可知若在東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總之以陰陽五行說經最爲經害鄭多有此亦好引緯書之類也一曰壇之上有堂鄭注覲禮云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成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夫壇之上安得有堂經言祀方明于上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也其祭必露天豈得於屋下乎且壇三重爲三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若以上等爲堂則公當立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則于地與經不合鄭說蓋本於逸周書王會解然與經不合不足據也一曰諸侯之位與明堂位同司儀云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云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西上案明堂位所言朝位殊不足信詳朝位考而引以解會同其謬尤甚壇上無堂安得有階又安得有三階壇壝宮固有四門而去壇頗遠壇門計一百四十二步子男豈得位于此乎且經言同姓異姓庶姓分爲三等之揖是諸侯當以姓序立不當以爵序立也若分爲五等序則三等之揖無所施矣據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則會同

亦宜以同姓者列於壇東而西面異姓庶姓列於壇西而東面庶姓亦異姓也故同在西異姓在上庶姓在下王乃先揖同姓次揖異姓後揖庶姓此時公侯伯子男雖各有上下之差然既以姓爲序分作兩班則侯伯不必在中等子男不必在下等也下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玩及其二字可知此時序立不以爵命分三等也又安得有五等乎一曰諸侯就旅而立在祀方明之後鄭注司儀云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旅而立案覲禮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會同之末節也若上介置旅諸侯就旅而立序於四傳擯之前則諸侯始入壝門事也節次甚明乃謂在祀方明後殊不思天子既率以拜日反祀方明矣何又就旅而立待四傳擯而升乎殊不可解矣一曰諸侯就旅而立王降階揖之案覲禮四傳擯在就旅而立之後則就旅而立諸侯尚未升壇王豈降至壇下而揖之乎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覲禮相似故載在覲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且置旅尚左（見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旅而立是以尊爲序尊者皆在東不分同姓異姓庶姓王安得作三等揖乎（鄭于此又引明堂位諸公中階云云顯與尚左不合蓋公在東不得在中矣）蓋諸侯入門就旅而立此時王在大次見周官掌次及王升壇四傳擯而後諸侯以次而升分東西序立王乃揖之無降壇之禮但稍近前以爲敬耳一曰擯與朝覲傳命同司儀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鄭注云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

子男三人也不知朝覲交擯公介九人故擯五人侯伯介七人故擯四人子男介五人故擯三人賓主傳命禮宜然也及賓入廟之時惟上介上擯得入見周官司儀與傳命時異矣會同于壇諸侯惟上介從無交擯之事會同必先入廟行覲禮已交擯矣故似故惟上介從之耳且會同不交擯也升壇見王與入廟相侯甚多若羣介悉從不能容矣則擯不與朝覲傳命同可知也周官會同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則必有末擯當以嗇夫爲之本鄭氏擯止此三人無論何等諸侯皆以此三人相接擯有三人故曰傳擯所云各以其禮者卽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也豈謂擯者之數乎一曰公拜于上等鄭注覲禮四傳擯云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夫拜下禮也公豈得拜于上乎司儀所謂公于上等云云言立之位非拜之位也鄭又云升堂致命降拜于下等則又自相矛盾矣拜各當降一等公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于地扐或公侯伯皆于中等子男則于下等歟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一曰奠玉享幣王禮皆于壇上鄭注司儀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既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于其等之上案周官大朝覲謂因會同而朝覲其禮大于常朝也本注疏鄭注大宗伯云時會殷同既朝覲然後爲壇于國外以命政事此說是也蓋四方諸侯陸續而來來卽當入覲其覲必在廟矣周官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是鄭亦謂會同奠玉享幣王禮在廟也司几筵云大朝覲不言會同省文也王位設黼依尤其明證矣乃注司儀謂奠玉享幣王禮皆在壇

又何自相矛盾邪蓋以司儀將幣王禮文承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故云然耳殊不思其下文云王燕則諸侯毛豈燕亦在壇邪燕不在壇則將幣王禮亦不在壇可知也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　夫會同必于壇者所以祀方明殽禁令讀盟約也豈于此行覲禮哉冕玉享幣覲禮之事王禮以裸鬯覲後饗賓之事安得行于壇上乎家語言齊侯欲享魯君夫子辭之以爲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齊侯乃止可知壇上必無將幣禮賓之事也若夫巡守會同則冕玉行享于四岳明堂殷國會同冕玉行享當在洛邑明堂洛邑亦在畿內蓋王乃反至洛邑明堂也亦不于壇也司儀所謂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者先巡行近畿侯國後謂覲享之時亦以爵命差爲三等公在前侯伯次之子男在後

也及燕則諸侯毛則貴齒而不貴爵也夫先王治天下之道有三親親也貴貴也老老也會同之禮天揖同姓時揖異姓親親之義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貴貴之義也王燕則諸侯毛老老之義也一曰拜日會同以春禮日以夏禮月以冬禮山川以秋覲禮云天子祭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山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云此會同以春者也又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注云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案經文竝無春夏秋冬字面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禮日非祀日此如鄭說辨

見後又何說邪或謂天子自舉此祭而値會同則帥諸侯以助祭焉然祭有定時不過一日會同安能適與之値乎況祭日以春不以夏祭月以秋不以冬祭山川亦不必以秋則非隨時助祭可知矣既非隨時助祭是爲會同祀之也夫天神莫尊于日而月則稍卑山川邱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邱陵何其卑視之邪況禮日實是祀天以視山川邱陵不亦尊卑相縣乎惟四時皆竝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一曰禮日是祭日禮月是祭月下云祭天地卽祭日月鄭注覲禮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案禮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未有祭于南北者也蓋禮日者祭天也禮月者祭地也故不于東西而于南北下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此釋上文之禮上言祭山川邱陵故下言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然則祭天燔柴卽禮日也祭地瘞卽禮月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天而以日爲主故曰禮日祭地而以月爲主故曰禮月本萬充宗說鄭謂祭日月則顯與祭天燔柴祭地瘞不合日月而謂之天地是亂名實也經典豈有此稱哉一曰拜日禮日等及祀方明皆以爲盟神鄭注覲禮云司盟職云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尙著明也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山川月者太陰之精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穀梁傳云詛盟不及三王是三王盛時無詛

盟之事惟周官有之然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凡會同不必皆盟也成周會同當無盟覲禮言會同之禮竝無盟法然則會同之祀方明與拜日禮日等皆非以爲盟神可知矣朝事儀曰天子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是拜日非以爲盟餘可類推竊謂祀諸神之義有三拜日祀方明者此其神之分皆與天子略相等（方明是五帝五神日與稍卑于天子要之皆爲同等）天子猶必拜祀之所以示天子之尊猶必有尊也（朝事儀所謂教尊尊也）祭天地者先王合萬國之歡以祀天地所以明事天如事親也祭山川者國主山川祀之所以爲諸侯祈福俾咸保宗社之靈長也是分而言之有三義矣奈何以爲盟邪一曰方明是日月山川之神賈疏云鄭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卽日月之神也司盟北面詔明神鄭注云明神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日月山川之神非五天帝也夫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爲日月謬亦甚矣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鄭注謂所禮五帝五神是也此經云東方青圭南方赤璋西方白琥北方黑璧與彼同則方明之神卽五帝五神明矣蓋五帝五神皆五行之精故爲五色以象之山川非五行何爲設此方色乎周官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且日月配祭于天地山川專祀于西門外若方明亦是日月山川之神不亦瀆乎或疑上下當爲天地然禮日月是祭天地則

此上下非天地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此云上圭下璧尤可知非天地也本鄭注五帝屬天在上五神屬地在下五神一曰五祀用血祭是地神也詳五帝五祀考五神之屬木火金水者列於下之四方象其色而爲青赤白黑其中央土神曰后土土色黃故設于中而以黃玉禮之宜也至于五帝之屬木火金水者列于上之四方亦象其色而爲青赤白黑其中央土帝曰黃帝本宜爲黃色然天元地黃不可倒置中央帝居天之中得天之正色故不爲黃而爲元而以元玉禮之也天圓地方故蒼璧圓以禮天黃琮方以禮地土帝非天故不用璧土神非地故不用琮而用圭璧以別于天地也天帝尊于地神天帝地神指土地土神言圭貴于璧故上用圭而下用璧璋琥璜之形不周正不及圭璧之全中央之神此神字兼天帝地神言貴于四方故土帝土神用圭璧也四方以東方爲尊震爲長子泰山爲岱宗春爲四時首可見東方之尊故亦得用圭然其圭當小于上之圭又元色貴于青元爲天色六色中之最貴者也自不混同此方明之義也方明商時已有之漢書律厤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眞古文也方明即覲禮方明二句各爲一事祀于先王者祀于廟也喪三年不祭大甲居喪故伊尹攝之誕資有牧方明謂會同之事有牧謂諸侯也資與咨通誕大也謂大誥命之也方明謂祀方明之壇也竹書紀年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亦上下各爲一事可相證明說者謂伊尹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非也古者人君居喪惟祭天地越紼行事則伊尹安得攝之乎祭天之壇安得謂方明乎且祭天以先王配不得謂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亦不可解朱子謂方當作乃卽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亦誤一曰祀方明在禮山川邱陵之後會同又在其後陳氏禮書云天子既拜日禮月不言禮日陳氏蓋以禮日爲祭日與禮日重出故略之不知禮日非祭日也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案覲禮拜日後卽云反祀方

明既祀方明乃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節次甚明陳氏易之蓋欲以類相從耳不知拜日四者皆大禮行之非易又分于四郊相距各十餘里又欲反祀方明此豈一日可畢邪且拜日祀方明其神相等皆所以敎尊尊則拜日後卽祀方明未嘗不以類相從也天地尊于日若拜日後祭天地失其序矣況昊天至尊祭之必須在質明之時既拜日而後祭天又遲而不敬矣竊謂拜日祀方明是一日事祭天地山川又是一日事升壇會同在拜日之前同在一日觀經文四傳擯在設方明反祀方明之閒則可見矣蓋云反則其先必自方明壇而去若升壇會同在前一日何得云反乎拜日非祭日故不必以朝于會同後行之可也必先會同而後拜日祀方明者以拜日祀方明非會同之正禮正禮未行不可及其餘也諸侯皆爲會同而來豈有未會同而先率以拜日者乎且拜日祀方明與禮日月山川爲一類若會同在禮諸神之閒殊爲參錯不倫鄭謂會同在祀方明後與經刺繆矣陳氏沿其誤而并行諸祀與鄭分四時不同然鄭分四時則於諸侯有隆殺陳并諸祀于一日則行禮不免急遽苟且其失均矣一曰宮卽方岳明堂羣神之祭于此行之萬充宗儀禮商云四岳皆有明堂此所謂宮卽方岳之明堂也天子巡守凡畿內羣神之祭皆于此舉行見天子無外之義拜日卽春分朝日禮日卽南郊祭天禮月卽北郊祭地禮山川邱陵卽望祀山川案爲宮方三百步一節載在國內可知以會同諸侯咸來朝與覲相似故附于覲禮周官以會同爲大朝覲

亦此義也若巡狩在外則不類矣雖巡狩亦有會同然其禮當
載于巡狩篇不當載于覲禮也天子巡狩禮今亡鄭氏會引其文周官司儀云
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云四門壇十有二尋與周官
合是此禮爲國內會同明矣此國內謂畿內非國城內也古者壇壝皆謂之
宮掌舍爲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
堂宮室豈一時可爲邪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
天下者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覲而始爲之乎經所
言東門南門北門西門與上四門在壇壝者不同乃國門也國
門之外有祭天地日月山川等壇壝門外安得有諸壇乎且經
言天子棄龍載大旆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其爲國門甚明拜日
等禮在國門外又可見此爲國內會同也天子巡守在外天地
日月等祭固宜于明堂行之然與此經不同不可强合爲一也
巡守二月至東岳明堂祭日五月至南岳明堂祭地八月至西
岳明堂祭月十一月至北岳明堂祭天皆率諸侯以行禮明堂中有
壇祭各于其壇非祭于堂中也然止祭其一而此經則一時徧祭者也蓋在國
已有正祭故會同諸祭可徧行之巡狩在外國內正祭不行宗廟
社稷不可于外祭當使太子或大宗伯攝之故必行正祭天地日月宜如國內分祭
于四時不可一時徧祭也巡狩望祭山川當隨時各于其方春祭
東方夏南秋西冬北豈得皆祭於西門外乎詳明堂考此言拜日明非祭日若
巡狩在外豈可不祭日乎萬氏之說殊誤而以禮日爲祭天禮
月爲祭地則不可易勝於鄭氏遠矣一曰春夏先行朝禮于朝
然後于國外會同大宰大朝覲會同疏云諸侯會同皆依四時

常朝春夏受贄于朝受享幣于廟秋冬一受之于廟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案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此鄭之謬鶩于朝覲考已詳辨之矣會同亦有朝禮弟不在會同之前而在其後不在于朝而在明堂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而朝日退而朝諸侯是朝在會同之後也鄭謂此朝字是會同朝見諸侯非也會同在壇豈得謂之朝乎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周公非自朝諸侯也當改作成王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畢至周書王會即在此時此大朝即會同會同人衆治朝之地不足以容之故于明堂也明堂爲布政教之宮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當在于此時會發禁當于壇非在壇也故既升壇會同又必朝于明堂時會發禁亦必施政則亦必朝于明堂其位宜諸公中階前北面侯伯西階前東面子男阼階前先面夷蠻門東西面戎狄門西東面朝位以北面爲尊東面次之夷蠻戎狄無尊卑故從其方而爲位焉今明堂位所言多與禮不合未可信也夫會同天子之大典也而先儒所言其誤如此不可以不正也其禮之次弟先入廟行覲禮侯諸侯畢至乃爲壇會同既畢然後帥以拜日反祀方明次祭天地山川又次朝于明堂以施政焉又次行燕禮又次行饗禮諸侯乃歸此皆考於經而有據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